浮邱子

浮邱子卷之四

益陽湯鵬海秋著

儒解上

浮邱子曰儒其腐乎瑣碎乎褊而廹乎奇而弗法乎是不然夫儒其繩尺必嚴蹞步必謹不登高而臨深不旁行而曲立不參耦而比周不隱忌而壅蔽則刓方爲員者以爲腐爾其持重有度縝密有理遇事詳其首尾取勢度其緩亟測天求其善敗與人揆其離合則宕往疏越者以爲瑣碎爾其摭理若城之堅也論事若干將之銳也折奸邪振聾昧若雷霆驅而鷹隼擊也生乎其心而不可塞發乎其言而不可到作乎其色而不可轉則多智韜情猗違於世者以爲褊而廹爾其上下古今而得其概好學深思而知其歸非其書不以名非其道不以闡非其主不以贊非其徒不以傳則埤下傭俗多怠好忌者以爲奇而弗法於乎衆毀銷金羣輕折軸其所漸劘然也風胡識劍魯般量材其所別白然也

是故彼之謂腐吾之謂正也彼之謂瑣碎吾之謂老成也彼之謂褊而迫吾之謂炯而介也彼之謂奇而弗法吾之謂可與造大也且夫修其實焉而易其名焉坐令儒者之心骨銜寃儒者之不幸也修其實焉而詠其名焉坐令儒者之族類紛逃非特儒者之不幸也修其實焉而予其名焉於是儒者之心骨俱快儒者之幸也修其實焉而風其名焉於是儒者之族類偕來非特儒者之幸也爲有君子而徇衆人之見以儒相詬病爲邪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此言君子之致慤懇於儒也雖然神龍不能藏乎深淵以其興雲雨澤萬物也蒼鷹不能就乎樊籠以其逐鳥雀而退不祥也今衆人競尙用而儒者或無用於世則奚爲乎是又不然矣衆人之用以其九積九積斯有九蠹儒者之用以其九積九積斯有九成九蠹云何一曰積頑蠢性二曰積陋蠢學三曰積愚奪智四曰

積貪蠹仁五曰積葸蠹勇六曰積飾蠹忠七曰積反蠹信八曰積嫚蠹禮九曰積婬蠹樂積頑蠹性於是怓恌狡猾矞宇嵬瑣之病作而天理衰積陋蠹學於是庸眾駑散偃蹇蓼糾之病作而人才落積愚蠹智於是溝猶瞀儒之病作而是非差積貪蠹仁於是汙漫突盜之病作而利害奪積葸蠹勇於是便嬛綽約遷延蹴躋絲循偃佚靡懦唧吔之病作而正氣萎積飾蠹忠於是巧勧佞侻齊給之病作而真意竭積反蠹信於是僑鮭離踦掎摯伺詐嘍喋苛事之病作而禍機熾積嫚蠹禮於是謑髁縱脫勃亂芒輒琅湯淩鞣胥投輕僊之病作而渠矩裂積婬蠹樂於是滔卽奇麗流辟豪散庳濕重遲之病作而風俗非此九蠹者聖賢之所羞而帝王之所厭惡也九成云何一曰積性成聖二曰積學成賢三曰積智成慧四曰積仁成愛五曰積勇成斷六曰積忠成實七曰積信成名八曰積禮成儀九曰積樂成倣積性成聖於是因心爲則必符

於古積學成賢於是因時為制必利於今積智成慧於是是非好醜必從其類積仁成愛於是矜寡孤獨必得其所積勇成斷於是開閉張歛必由於己積忠成實於是悃欵樸紫必獲於君積信成名於是慷慨倜達必諒於友積禮成儀於是整齊畫一必理於政積樂成儆於是順成和動必化於民此九成者聖賢之所尚而帝王之所拜求也君子既知九蠹之惡又知九成之美焉有後儒者之用而先眾人之用邪以弱艸之荄當千仞之木短長不待辨也聽巴人生其舞蹈不如白雪之音也狐狸雖捷不如虎貔熊羆之力也鼃鳴蟬噪不如靈蔡默然而吉凶盼白也焉有君子不儒者之用而眾人之用邪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此言君子捨儒不可以立於

人上也雖然使儒者執事權之地居號令之首衆皆疑其不可使儒者容與乎文雅之林據摭乎故實之窟以備顧問以資潤色則衆皆信其可乎是又不然矣且夫儒者非備顧問資潤色之謂其謂儒風一盛一衰國勢隆替之始也儒禮一敬一怠君德聖凡之別也儒術一正一衺事理純駁之幾也儒指一同一異人物高下之路也君子於儒風也沐浴以新之醞釀以深之抃舞以神之云胡不盛君子於儒禮也左右以趨之誠信以將之始末以要之云胡不敬君子於儒術也博而遊之約而守之察而精之循而安之云胡不正君子於儒指也闢其性始以親之綜其師承以括之廣大精微以極之依乎中庸以得之云胡不同是故儒風盛則國勢昌矣儒風衰則國勢踣矣儒禮敬則君德修矣儒禮怠則君德昏矣儒術正則事理和矣儒術衺則事理壞矣儒指同則人物壹矣儒指異則人物雜矣是故殷之德所由以衰嘯者長以逞非度

也周之德所由以興用吉士以相國家也齊之風所由以囂尙功利而誇詐也魯之風所由以淳守文物而多君子也秦之祚所由以短燒詩書而阬儒生也漢之祚所由以長惇經典而興文治也晉之俗所由以濁祖莊老而墮虛無也宋之俗所由以淸師孔顏而扶學脈也天無日月則闇無四時則僭地無華嶽則傾無河海則枯人無布帛則凍無菽粟則飢儒之爲繫於世蓋猶是也是故雖其妍也而不實乎儒君子必誅之雖其醜也而近乎儒君子必予之梁武之博而君子弗奉爲載籍之功臣隋煬之艷而君子弗奉爲文章之司命則不實乎儒之罪也拓跋之陋而君子弗沒其修明古制之材叢古之橫而君子弗沒其鼓舞儒林之意則近乎儒之功也凡不實乎儒而罪者觀乎梁武隋煬可以誠矣乃至以臆說爲便以載籍爲不足師以俗狀爲工以文章爲不足美抑又梁武隋煬之不若也可以駭矣凡近乎儒而功者觀乎拓跋

蒙古可以進矣乃至以權奇爲中以古制爲不必復以禮數爲贅以儒林爲不必尊抑又拓跋蒙古之不若也可以媿矣是故國勢可昌而不可踣也則儒風可盛而不可衰也君德可修而不可替也則儒禮可敬而不可怠也事理可利而不可壞也則儒術可正而不可褻也人物可壹而不可雜也則儒指可同而不可異也是故君子於儒不可以毋辨辨儒然後得儒得儒然后崇儒崇儒然后公儒之用於天下公儒之用於天下然后儒之能事畢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此言君子鋪陳儒之能事爲世利賴也毋苛儒以其細毋攻儒以其忽毋誣儒以其所不爲毋僭儒以其所不能毋逐簿書錢穀之繁刺儒之簡毋借左右使令之長形儒之短毋薄閎覽博物之名玷儒之雅毋笑正心誠意之說裂儒之素毋恃己功不與儒平毋匿己過

不與儒見毋忼於積不與儒箴毋怯於斃不與儒特毋亘從儒而退適之毋心然儒而口非之毋朝聞儒而夕忘之毋少從儒而老厭之毋料儒之所到小其規摹毋抑儒之所先傷其邁往毋使愚者用儒儒不用愚毋使貴者治儒儒不治貴毋使九州八極流儒之譽爾乃塞其兩心之歡毋使千齡萬代廣儒之傳爾乃隘其一時之傲毋使儒用去留卜人事毋使儒用生死爭天命毋使儒危毋使儒辱毋使儒墆毋使儒廢毋使儒蜷局毋使儒蔕芥毋使儒懊學毋使儒輸張毋使儒㧿怒毋使儒傀儒煩惰毋使儒巔領毋使儒憋惱毋使儒肥於道而瘠於養毋使儒智於術而藉於遇毋使儒立於獨而午於衆毋使儒黯於古而賤於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言君子致其始終不貳之好於儒也於乎君子之於儒也其至矣夫降其禮數顯其倚杖廣其功傚結其精神此

存乎君子者也上不負君中不負學下不負民此存乎儒者也葉公好龍惟其假伯樂相馬惟其良是故君子必爲伯樂毋爲葉公儒者必爲伯樂之良馬毋爲葉公之假龍然後可哉

儒解中

浮邱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帝王而儒者乎臯夔伊傅周邵輔相而儒者乎孔曾思孟聖賢而儒者乎筦晏儀秦老莊楊墨賊儒者乎荀卿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爲功於儒者乎叔孫通儒而賤者乎公孫宏儒而詐者乎匡張孔馬儒而佞者乎王安石儒而愎者乎司馬光儒而任者乎周程張朱儒而庶幾聖庶幾賢者乎則嘗端居而思焉曰噫道之不明也公孫宏無乃爲漢儒之罪人乎道之不行也王安石無乃爲宋儒之罪人乎公孫宏爲漢儒之罪人何稽焉自周衰而秦横於是燒書坑儒之禍作賴漢之興洗秦之非故儒初盛而宏之儒初得君使其揮討詩

書六藝之遺文周知全體大用之說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晦而復章皋夔伊傅周邵之勛墜而復振孔曾思孟之學絀而復伸豈不誠善乎爾乃以詐取說其主而仲舒之儒不容於孝武之朝矣爾乃以詐流涵成風而匡張孔馬之儒不自樹立於奸雄之側矣是故詐不可以爲儒之倡也是故仁經義緯之指從此斷也於乎是指也斷於李斯之毒儒以媚秦皇又斷於公孫宏之飾儒以苟漢武秦皇本輕儒而斯媚之故秦皇不足惜斯不足惜漢武本重儒而宏苟之故漢武最可惜宏最可惜也故曰宏爲漢儒之罪人也王安石爲宋儒之罪人何稽焉自漢衰而魏晉隋唐亂於是俗理傷教之習成賴宋之興思古之治故儒最盛而安石之儒最得君使其闚見天地萬物之本原培養天下國家之元氣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告其君中以皋夔伊傅周邵之勛致其身下以孔曾思孟之學萃其羣豈不誠善乎爾乃以僞擅作功利而司馬

之儒不容於神宗之朝矣爾乃以愎枉橈學術而周程張朱之儒不能
自伸其道德之氣矣是故愎不可以爲儒之總也是故內聖外王之徵
於此斷也於乎是徵也斷於魏晉隋唐之儒少而吾道之枝葉多又斷
於宋之儒多而朝廷之把握少魏之咎在浮靡晉之咎在虛無隋唐雖
有王通韓愈其人而道不盛說又不行故魏晉隋唐不可以三代而不
三代不足惜宋之咎在王安石王其一而奴其百豐其事而弱其本安
石負宋宋不負安石者宋不負安石安石又負不安石者故宋可以三
代而不三代最可惜也故曰安石爲宋儒之罪人也詩曰倸其猷矣遏
人之不淑矣是豈不爲失於非人者哀矜懲創之矣乎雖然漢宋已降
罪人孔多獨宏乎哉則嘗端居而思焉曰諒君子所惡於宏之詐者匪
漢已耳無乃爲萬世之罪人乎所惡於安石之愎者匪宋已耳無乃爲
萬世之罪人乎宏之詐爲萬世之罪人何稽焉蓋是宏之没以暨於斯

爾乃名物雜而記問龐心理滑而舌本工禮問慟而應對捷名譽揚而譁聽廣與宏之恢奇多聞辨論有餘也將毋同爾乃鈎摘爲智期召爲信曲折爲密刻厲爲嚴與宏之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也將毋同爾乃揣愛憎而司候之慎可否而容與之有所議察而陰藏之有所忌諱而謹勿犯之事行有成而稍自功之事行有敗而脫然不自居之與宏之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也將毋同爾乃嫵媚之亟無恥心險詖之亟無善念佝𠱆之亟無公論反側之亟無熟計與宏之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偝其約以順上旨也將毋同爾乃試人於嚴而儳其所不能殺人於伏而駭其所不意傾人於辨而攻其所不信誘人於計而陷其所不爲擠人於危而鬬其所不勝利人於菑而扼其所不樂錮人於賤而荒其所不舉殺人於嬉而宛其所不明與宏之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隙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也

將毋同爾乃學不足以析天人辨王霸於是乎竊恭儉以成其美材不足以安人民利後嗣於是乎飾節操以固其榮與宏之位在三公奉祿甚多而爲布被食一肉也將毋同爾乃收名流以爲謀議信術士以爲棧括結年少以爲羽翼召武勇以爲爪牙與宏之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也將毋同故曰宏之詐爲萬世之罪人也安石之愎爲萬世之罪人何稽焉蓋自安石之沒以暨於斯爾乃雜涉書傳而不聯於首尾鑿知文義而不詳於本末傅會經訓而不徹於表裏聳動君聽而不覈於名實挾持國是而不熟於緩急濫膺時譽而不量於能否與安石之好學而泥古大言而欺主也將毋同爾乃信成跡而不闕其疑執偏見而不求其通逞大心而不嫌其敢蹈虛談而不顧其敗與安石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郵也將毋同爾乃身佩禮樂而進市賂之術於朝廷口道仁義而行掊克之累於百姓富可藏國而奪山海之利

以豐內庫忠可酬主而施聚斂之計以亂平生弊政擾民而襲前朝之貪戾以號權宜初心濟世而用宵小之佽助以傷事體與安石之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也將毋同爾乃進汝材者用容之高汝材者忌克之從汝說者揄揚之違汝說者批抒之諱汝過者交驩之懲汝過者讎怨之濟汝敗者拔進之救汝敗者擯伐之與安石之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也將毋同爾乃一說不慎而數十輩賢哲之辨興焉而禍殃之及速焉一政不便而數百萬赤子之利竭焉而饑殣之及速焉一趨不端而數十輩憸壬之夫託焉而濡染之及速焉一人不祥而數百年國家之祚損焉而危亡之及速焉與安石當國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至於羣奸嗣虐流毒四海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將毋同故曰安石之恨爲萬世之罪人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是豈不謂非其人

而毒世者無已時矣乎且夫火熾而積其薪塵布而揚其塓宜其滋甚不可復理也唯儒亦然自老莊楊墨雜而道不明矣自公孫宏之詐而雜又浮於老莊楊墨矣自箕晏儀秦雜而道不行矣自王安石之愎而雜又浮於箕晏儀秦矣自天下以容說為風尚不師古之儒而師公孫宏之儒矣自師宏者甚詐乃過之而雜又浮於宏矣自天下以功利為經濟不師古之儒而師王安石之儒矣自師安石者愎乃過之而雜又浮於安石矣於乎宏之病近陰而師宏者陰又生陰焉安石之病近陽而師安石者陽不成陽焉陽不陽其人狂其人狂則其政狂其政狂則其國狂陰生陰其人瞞其人瞞則其政瞞其政瞞則其國瞞國狂則必先梗於外後潰於內國瞞則必先潰於內後梗於外於乎孔儒而不儒之盡則必外梗內潰然后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豈不望於崛起之英矣乎是故君子治詐以醇治愎以通爾

乃言不違衷行不離則名不震物實不私已入不蹈叙出不逐羣高不
侮亢卑不羞懦欵欵乎其實也懷懷乎其恭謹也職職乎其不眩於物
而愉愉乎其有以自得也是謂醇儒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非醇儒而能若是乎爾乃可與道古可與宜今可與循常
可與馭變可與樹賢可與鉏奸可與守約可與理繁肩肩乎其察也井
井乎其不背亂也翹翹乎其拔於儕俗而恢恢乎其百舉不過也是謂
通儒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非通儒而能若是
乎是故鄭璞之與周寶魚目之與隋珠罷牛之與騏驥蜥蜴之與神龍
則有問矣醇儒之與詐儒通儒之與愎儒更有問矣而惜乎儒之為世
訢病久矣積訢病生惶惑積惶惑生混淆積混淆生武斷積武斷生威
劫以為儒則必詐爾必愎爾懸賭所謂醇邪通邪升邱陵而不能望滄
則曰雖有泰山吾不欲觀之矣航斷港絕潢而不能至於海則曰天下

本無海焉於是因其詐者梗其酧者因其愎者梗其過者因其儒而不儒者梗其儒而庶幾聖庶幾賢者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乎哉

儒解下

浮邱子曰乾坤一儒不儒之運也古今一是非之場也凡爲儒者毋言我是而衆咸信毋言物非而衆咸降毋言道降而衆咸敬毋言世汚而衆咸慢此儒之盛也下此則不得不以儒之是非戰一代且以儒之是非戰千代萬代而以儒爲詬病者則更狐其心虎其翼蠭其目鶯其舌以不儒之是非戰儒於一代且以不儒之是非戰儒於千代萬代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故儒者常退不勝而不儒者常悍然其勝之推不儒者之所以悍然其勝之曷故也則有膚廓之說則有枝離之說則有狂蠱之說則有褊小之說則有猜忌之說則有詭秘之說膚廓之說維何昔齊景公以尼谿田封

孔子晏嬰進曰自大賢之息周轍既衰禮樂缺有間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於乎此膚廓之說也而天下後代以襍施條教號令爲經濟而怪道德不適於用以粗了簿書錢穀爲材桀而歎禮樂不可復興以趨營時好弋取羣譽爲不偏不易而薄譚古昔稱先王迂濶而遠於事情入朝而惟恐其不靜者因之矣枝離之說維何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於乎此枝離之說也而天下後代不學無術而膺君父之重寄目不知書而享人世之殊榮觀書識字動輒錯繆而濫宰輔之私心蔑剗俾朝廷之名器冗濫者因之矣狂蠱之說維何昔李斯言於秦皇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如

此弗禁則王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於乎此狂蠱之說也而天下後代與中禁黨人度其然否弗亮其衷以成公道與薦紳先生為其異同弗降其容以就名理與聲道肩持風議者申其禁錮弗寬其典以羈縻天下善類且飽其壽以剗削斯文元氣者因之矣禍小之說雖何昔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漢皇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於乎此禍小之說也而天下後代泥祖宗之陋制而厭已造大則不能呼學詰之成言而飾非拒諫則甚便於薄伎之勝人而流為國勢民風則成衰末騁私智之不然而及於子孫黎民則生厲階者因之矣猜忌之說雖何昔孔融名重海內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曹操遂收融并妻子皆殺之於乎此猜忌之說也而天下後代罔一非常之原則心生緯纏見一不世之材則力出擠排法聖賢而立於朝則皆其為偽學拖遺文而適於野則疑其倡流言者因之矣詭秘之說雖何

昔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於乎此詭秘之說也而天下後代搜羅瑣屑以貢獻納而典謨訓誥不以聞阿諛太平以賣容悅而水旱兵戈不以告左右使令以伺其出入而老成威重不與其間是非擢錯以移其愛憎而師儒宿望頡牛其巇者罔之矣於乎是六說者因之不如勝之勝之不如化之化之維何曰以儒之眞邊幅化膚廓以儒之眞脈落化枝離以儒之眞旨趣化狂蠱以儒之大規摹化褊小以儒之大眷屬化猜忌以儒之大氣槩化詭秘是故體如山岳用如雷霆望之不見即之不飲眞邊幅也直如繩墨諧如角宮橈之不亂理之不空眞脈落也味如醴泉輝加珵美釋之不能珍之不已眞旨趣也倡如鳳響導如麟踪當之不讓出之不窮大規摹也邇如一軀遠如一堂厥聲以實則莫不滅大眷屬

也卷如尺寸放如尋丈斯代斯人則指諸掌大氣槩也眞且大則不儒者雖勝之惡在其爲能勝之惡在其久而不能化之是故不儒者常勝而不勝儒者常不勝而勝且夫不勝而勝者能自治也能自勝也詩曰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言自治也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言自勝也自治然后治人自勝然后勝人能勝然后能化能化然后儒之能事畢雖蠻貊之邦可行也州里云乎哉雖千餘萬代之久不衰也一曠云乎哉

直解上

浮邱子曰太上曰純直其次曰勁直又其次曰瑣直又其下曰飾直所謂純直者學足以辨義利之閑道足以繫天人之脈未進主敬之旣進主倚杖之未言主信之旣言主歡忻之爾乃益其所無則主不以爲驕爾乃破其所執則主不以爲戇爾乃採其所諱則主不以爲伺爾乃扼

其所驕則主不以爲偪爾乃洗其所習則主不以爲刻其事印乎其言炤炤如也其言傳乎其心怡怡如也其片語單詞近裏著巳融一人於其中而熄千百人之交口聚訟於其外廣廣如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純直以之所謂勁直者理足以塞羣枉之路氣足以扶衆正之標言足以吐風霜之棱主有愆謬則面折之而無能阿臣下有兇擅則以身挺擊之而無能辟巧令孔壬有羽翼則建議擯除之而無能容宦官宮妾俳優侏儒有指使則大聲暴白之而無能匿於乎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爾乃以主之聖狂爭故翊翊乎閑其邪也爾乃以民之利病爭故磑磑乎吐其實也爾乃以國之隆替爭故閔閔乎聳其危也爾乃以身之去留爭故扃扃乎唱其先也爾乃以命之生死爭故廩廩乎起其懦而健其決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勁直以之所謂瑣直者心不能通古今材不能司欵闢口不

能宣善敗貪祿而嬉游居職而瑟縮將欲熛邪則自愧其無能將欲昌言邪則又懼其禍殃不測爾乃捃拾猥瑣之故以爲老於事物也爾乃鋪張無稽之聽以爲長於風議也爾乃擠排微末之員苛禁不得志之人以爲不黨也爾乃上履傾朝廷之賞而下自別於有司百執事之班以爲不尸其官也以管闚天自謂智以錐刺地自謂工捨泰山而察秋毫自謂妙捨雷霆而傚蟲語自謂通是故辨有揀也而闇於大要責可謝也而難與有成詩曰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瑣直以之所謂飾直者心不能盟天神口不能吐忠信沿智而得詐傳正而成奇挾忌而生訐飽毒而爲能對於主有所難焉爾乃沽名而自利之出於羣有所批扞焉爾乃蓄怨而雪之沽名而自利之苟可以章主過成己名者無不爲也爾乃虧主而自聖之蓄怨而雪之苟可以坐人刑誅快己私忿者無不爲也爾乃血人而自肥之虧主而自聖之不惟顛倒於官評也又

徼倖於史策也爾乃欺一代以欺萬代血人而自肥之不惟不抵其罪辜也又借口於朝廷憲典也爾乃杖君父以醻恩讐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飾直以之之四直者因於天而有之肖於人而出之揆所鄉而納之驗所及而竟之純直生於上古勁直生於中古瑣直生於下古飾直生於不古此爲因於天而有之純直存乎其性勁直存乎其骨瑣直存乎其見飾直存乎其態此爲肖於人而出之愽大之國純直託焉彊武之國勁直託焉褊小之國瑣直託焉昏亂之國飾直託焉此爲揆所鄉而納之與純直者處其主仁與勁直者處其主義與瑣直者處其主或然或否與飾直者處則焉往而不爲其所賣此爲驗所及而竟之於乎何愼旃哉之四直者劑之貴以其平制之貴以其比序之貴以其別證之貴以其微毋使勁直忌純直而排之毋使瑣直難勁直而不快之毋使飾直雜於純直勁直之間而䆮移之此爲劑之以其平使純直者

藥勁直以勿下急使勁直者樹瑣直以勿褊小使純直勁直者紬飾直
以勿弔詭探奇此爲制之以其比視純直者如心膂視勁直者如爪牙
視瑣直者如犬馬視飾直者如蟊賊此爲序之以其别去流心然后毋
以純直爲腐去躁氣然后毋以勁直爲梗去孅計然后毋以瑣直爲中
去遁情然后毋以飾直爲好此爲證之以其微於予偭慎旃哉之四直
者廣其路可以收純直勁直焉積其用可以鑄瑣直飾直焉老成忠懇
純直也而君子曰野人能言郭氏得善惡之明徵董公進説漢王畢與
亡之大要一説之的與老成異乎骨鯁廷爭勁直也而君子曰緹縈女
子之賤上書立除肉刑安民石工之微鐫字恐附禆末一念之激與骨
鯁異乎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爲廣其路以
收之毛舉細故瑣直也而君子曰作股肱耳目必如禹臯保威命明德
必如周邵上以大體求下敢以毛舉進乎描摹近似飾直也而君子曰

厭辨言寵利必如伊尹去便辟側媚必如伯冏上以實際求下敢以措摹進乎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此爲積其用以鑄之於乎尚愼旃哉

直解中

浮邱子曰能納誨之謂直能犯顏之謂直能觸忌諱之謂直能封駁詰敕之謂直能排羣駭伸獨斷之謂直能令權貴膽落佞幸色沮之謂直能令兒童走卒以其姓字爲國氣勢之謂直能令夷狄盜賊憚而不敢哭聞其名而不敢傷之謂直能令人主驟聞而怒其言繼而致其敬事亟而思其言思而致其悔之謂直凡自智而愚人自聖而不下人內無上下古今在心而號稱蓋世不可復加外騰訕笑怨詈在世而貌作守中不可輕棲者此大病也凡署神聖之名而樸其稱如先生之教弟子而彙其成于於天人王霸之辨而抵討血脈不差累黍熟於動止起訖

之義而指畫事勢如其約束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納誨也古之人有能之者伯益誨啟仲虺誨湯傅說誨武丁伊尹誨太甲太公誨武王周公誨成王此可誨則誨而一其德者也此誨君之正脈也孔子孟子誨列邦之君此有悲閔之心而不忍不誨者也此誨君之變局也其在抑之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夫呼其君爲小子至摯也示之事提其耳至嚴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居正體道者也必端莊儼恪而使人敬溫厚和平而入人深者也必以堯舜其君爲志不堯舜其君爲已恥者也必名實加於上下功重盈廷而不吾媟者也必不吾疑則舉而措之不吾然則卷而懷之者也凡席尊榮而雄顧覛處佚樂而肆指麾伉厲守高而挾雷霆之威以讋服上下左右四旁眈盤忘反而借宮府之深以鄣塞人聞是非利頓者此大病也凡輸肝剖膽而毋能僞激於道義溢於氣而毋能平以身試於不

惻之悲駭而全軀命保妻子非其所樂固以危言發深居簡出之聾瞶而天地晦萬物亂非其所得已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犯顏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龍逄犯桀比干犯紂此犯而得慘報者也此雖慘報而光景賴以不墜也鬻拳犯楚子茅蕉犯秦皇此犯而得彊從者也此雖彊從而骨理賴以不斷也其在柏舟之詩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桑柔之詩曰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夫逢其怒而毋鈞其悅節至苦義至長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不憚勢者也必純固高亮而亡遷思回慮之惑者也必聞君之過如垢汚在身而莫能滌者也必行一暧昧吐一甘言而得貴官要人不為者也必不吾疑則為朝廷之藥石不吾然則為千齡萬代之龜鑑者也凡有情故而不以告有意嚮而不以白有憂患而不以同有錯繆而不以受有遺忘而不以憶有匱敗而不以補者此大病也凡摘君之伏則得之料君之往則中之止君之愚則醫之正君之誤則維

之闕君之蟣則塞之洗君之壽則割之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觸忌諱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晏嬰諫景公於外朝梁邱據諫景公於內房據有忌諱而狎嬰無忌諱而忠也尹鐸諫簡子賓於衆中尊厥諫簡子必於無人之所厥有忌諱而巧鐸無忌諱而正也賈誼諫文帝則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主生之時而惕其死誼無忌諱而文帝不以爲狂文帝不以忌諱罪誼而尙論誼者乃深以爲幸也劉向諫成帝則曰移於外親降爲皁隸國存之時而慮其亡向無忌諱而成帝不以爲戾成帝不以忌諱罪向而尙論向者乃深以爲幸也其在節南山之詩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旣而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夫立於不敢戲談之朝而表其作誦之名有道君子之所敬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精白乃心者也必脫畧形迹屛除壅隔者也必衆皆支吾塞匿而我積不能忍者也必天命人心迫之使不得不破其

蓄而而攻其莠者也必不吾疑則引爲股肱心膂之重不吾然則告吾心於皇天后土證吾心之理於仁聖賢人而足以自存者也凡唯其出入而莫予閑唯其操縱而莫予理唯其低昂而莫予折唯其輕重而莫予持唯其喜怒而莫予箴唯其與奪而莫予準者此大病也凡君所不足其躬則拾之君所不實其實則詷之君所不修其名則簣之君所不鈞其情則式之君所不愼其言則醜之君所不便其令則鄙之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封駮詰勑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齊景公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此封駮之所繇以始也可以教天下之凡爲職計凡爲士師者也漢王嘉以丞相封還詔書鍾離意以尚書僕射封還詔書此封駮之所繇以盛也可以教天下凡爲丞相凡爲尚書僕射者也唐制凡詔敕有不便準封駮是故袁高許孟容崔植鄭肅韓佽韋宏景狄兼謩蕭倣鄭公輿竝以給事中封還敕書此互事而知其

相帥爲封駁者也可以教天下凡爲給事中者也宋制凡詔敕有不便舉封駁是故王安石擢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而宋敏求蘇頌呂大臨並以中書舍人繳還詞頭此一事知其不已於封駁者也可以教天下凡爲中書舍人者也其在烝民之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既而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以出納王命爲榮而以袞職有闕不克補之爲懼知榮知懼社稷蒼生之所利賴也今有能徇其意者必聰明警戒筋信骨彊者也必非禮非義不可以使者也必操持綱紀愛惜名器而左計詭遇不行者也必知王命之在天下與吾道之在天下共其吉凶消長者也必不吾疑則吾以善其出納之職不吾然則寧告無罪於清議不可苟容於侍從左右之班者也凡國有危難而君不安君有惛惑而臣不詳君不揣臣之底裏而亟則倚杖之臣不止君之昏亂而亟則順從之者此大病也凡臣識足以料其幾毋迷于方臣材足以居其體

毋僭于衆臣議足以定其謀毋獨于大臣志足以凝其神毋撓于守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排羣駁伸獨斷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漢患諸呂而陸賈勸以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吳畏曹瞞而周瑜勸以爲國家除殘去穢幸而有賈瑜其人也不幸而無賈瑜其人則國家豈不爲人所奪邪宋過于澶州而寇準勸以親征明危于也先而于謙斷以京師爲天下根本幸而有準謙其人也不幸而無準謙其人則朝議豈不爲人所輕邪其在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小雅之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夫衆思不可毋集也而築室道謀不可毋戒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老成深慮而有度者也必不與羣行羣止一其氣槩者也必平居不以先人及乎倉卒則變應寬裕而不少窘促者也必大君早物色之而未盡知其人及乎樹功名節義於舉世帖耳爽心之秋然後憑依之而厚爲徵禮之者也必不吾疑則上

以紓君父之亟而下以減民物之痛不吾然則有策而不見用有心而不見許雖吾之傷而不為吾之恥者也凡君側有匪而君不見君自謂無匪而臣不見臣不見君側之匪而與為和同臣見君側之匪而仍與為和同者此大病也凡臣骨足以植其體毋有詘服臣氣足以昌其辯毋有抵塞臣智足以清其類毋有嘗試臣勇足以成其名毋有折辱者此大欲也此之謂能令權貴膽落佞幸色沮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霍光廢賀立宣而嚴延年劾其廢立之罪桓溫屯中堂吹警角而王恬劾其不敬之罪此不以落其膽邪假令當代無延年無恬則權貴豈復知有名分邪黃皓操弄威柄以誤漢而終董允之世不敢為非崐崘奴杖掌羣臣以辱宋而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此不以沮其色邪假令當代無允無興宗則佞幸豈復知有繩檢邪其在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夫設言以亟其死亡

之甚是乃哀矜而懲創之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戰勝於理道者也必丰稜氣岸特出者也必牛驥不同載冰炭不同室而未能化之則思其所以處之者也必取證現在之非遡撫後來之禍而蚤計熟籌擘斷昌明者也必不吾疑則能為吾君驅除異類不吾然則天下受其害我乃不幸而徒獲知人知言之名者也凡臣貴其官而行不貴臣貴其行而名不貴臣有矯激之行而國因之以棲國無歸往之臣而君亦因之以輕者此大病也凡臣清足以惠其下毋使倒弱臣介足以和其下毋使諛媚臣剛足以齊其下毋使慘戚臣峻足以說其下毋使震駭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令兒童走卒以其姓字為國氣勢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曰盧懷慎為伴食宰相曰魯宗道為魚頭參政盧阿而魯毅也曰桓典為驄馬御史曰趙霈為鵝鴨諫議趙瑣而桓特也國不以桓魯重邪桓魯重則凡為盧趙者皆輕此其為天道之所以在人邪曰魏徵為田舍

翁曰韋宙爲足穀翁魏樸而韋鄙也曰馮道爲長樂老曰包拯爲閻羅包老馮陋而包豐也圖不以魏包重邪魏包重則凡爲韋馮者皆輕此其爲人心之所以不死邪其在大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小人恒闕君子之行檢以爲聲稱是故君子亟自振刷爲貴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好修姱節在垢不染者也必不猶人又不離人者也必心愈苦而道愈陜行愈奇而氣愈昌者也必不因衆多之譽而損實以夸不因歲年之久而撓剛爲柔者也必不吾疑則與斯代斯人享其聲稱不吾然則垂光史策而俾讀書論世欷歔太息以爲古之所難今之所希者也凡執其危疑而不定若其粉飾而不支覗其面目而不悔賣其宗祏而不卹坐令奸宄撣如虛實之故而反謂沒圖太鮮人材本非英雄樹立慷慨之氣而反謂外寇難與爭鋒者此大病也凡氣如風霜之厲體段如柱石之不可傾橈鬭之則使人氣降思之

則使人志降謀之則使人術降敵之則使人禮降者此大益也此之謂能令夷狄盜賊懼而不敢犯闕其名而不敢侮也古之人有能之者汲黯在位而淮南以之寢謀田千秋相而匈奴聞而笑之非淮南怯而匈奴狂也乃黯正而千秋佞也是故黯為漢之社稷臣不媿也君子不可以不為黯也韓范在邊而西賊為之破膽章得黜斥而遼主稱善者再非西賊愚而遼主智也乃韓范忠而悖否也是故韓范為宋之社稷臣不媿也君子不可以不為韓范也其在泮水之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長發之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夫曰莫我敢曷俾心有所恐懼也曰懷我好音俾中心說而誠服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端言顏動可為法則者也必文經武緯足以及遠者也必吾道義之脈貫乎凡有血氣而被乎無垠者也必威稜之極則莫不震為雷霆名之極則莫不尊為日星河嶽者也必不吾疑

則能發揮體用本末聯九州四海爲一情不吾然則吾未如之何而天下萬代有鳴其寃而弔其用之不昌者也凡執其左見而不悟循其過舉而不更騁其大心而不降騰其虛敬而不反禁錮天地所生挺特之材而不爲兩間留其元氣罷斥烈庭議論所深許與之人而不爲百爾復其公道者此大病也凡過如日月之食意見如浮雲之翳於須臾持之則深閉固拒驕之則生其樂易審之則削蹙從昧扣之則發其光明者此大翁也此之謂能令人主駭聞而怒其言繼而致其徵事亟而思其言思而致其悔也古之人有能之者陳靈不用泄冶之言而殺之靈負冶冶不負靈也朱雲請斬張禹攀殿折檻漢成帝大怒而卒齊陽城論裴延齡伏閣不去唐德宗大怒而卒解且夫成帝德宗非能大賢於靈也而冶得其不幸雲城得其不幸而幸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爲雲城也袁紹不用田豐之言而殺之紹負豐豐不負紹也王猛謂慕容垂爲

禍本至晉亂而苻堅乃思猛言張九齡惡安祿山有反相至祿山亂而唐明皇乃思九齡言且夫苻堅明皇非能大賢於紹也而豈得其不幸猛九齡得其不幸而幸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爲猛九齡也其在子衿之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墓門之詩曰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夫曰顛倒思予事勢之窮而必轉也曰甯不嗣音忠厚之至而亡以復加也今有能師其意者必洞天人著仁義者也必積誠感悟優游漸漬而不悲激者也必有愛君之心無亟功近名之雜者也必孤行其意於人問即不得名公巨人有力之口以營救之而恃天地日月不晦盲之精神以嫭之者也必其言白而得行則爲功於斯代斯人其言白而仍不行則豨其身不怨天不尤人無所往而易其心理氣槃者也甚夫楚蘭生於空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榛棘生於道左枝葉披紛而行人以虐其旁是故頌禱之說繁則納誨者亡

其人諂媚之態工則犯顏者亡其人揣摩之術熟則觸忌諱者亡其人唯阿之習久則封駁諍救者亡其人理勢之辨降則排擊跂伸獨斷者亡其人門蔭之私最則權貴膽落佞幸色沮者亡其人搢紳之望輕則以其姓字為國氣勢者亡其人素所蓄積難可倚杖則能令夷狄盜賊不敢窺覦者亡其人至誠不以喻譸君之寵衆則能令人主驕而怒繼而敬政而思思而悔者亡其人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於乎直則不罔罔則不仁賢不仁賢則國非其國可不懼乎

直解下

浮邱子曰凡直之道存乎主者三存乎臣者三傾恩澤能養士然后直闊度量能容物然后直降禮數能求衆然后直此謂存乎主者三惇儒雅能立本然后直居利祿能克己然后直秉義氣能勝羣然后直此謂

存乎臣者三傾恩澤能養士維何曰養之也有十厚養之而儆也有三儆十厚維何一曰納之庠序以厚其品二曰崇之師儒以厚其槩三曰申之孝弟以厚其性四曰嫻之詩書以厚其學五曰激之廉恥以厚其節六曰導之忠義以厚其氣七曰闢之異端以厚其坊八曰察之庶物以厚其術九曰振之寒微以厚其恩十曰捐之非毀以厚其信三儆維何一曰祖宗仁慈而直臣盈於子孫之朝此其儆一二曰太平包孕而直臣挺於危難之秋此其儆二三曰羣賢容與而直臣觸於奸雄之餘此其儆閑度量能容物維何曰容之也有十抑容之而儆也有三美十抑維何一曰毋自聖以抑其狂二曰毋雜聽以抑其棼三曰毋計校以抑其慽四曰毋猜忌以抑其惑五曰毋怙過以抑其驕六曰毋讓功以抑其貪七曰毋大意以抑其浮八曰毋成見以抑其偏九曰毋外心以抑其詭十曰毋後言以抑其反三美維何一曰虛衷以考直理於是乎禮樂

兵刑得其序也此其美二曰名德以通宣類於是乎智仁勇栽得其所
也此其美三曰和氣以合直符於是乎山川鬼神得其福也此其美降
禮數能求衆維何曰求之也有十詳求之而傚也有三利十詳維何一
曰道高難合不可毋詳於交二曰才穩難測不可毋詳於察三曰骨勁
難柔不可毋詳於用四曰氣正難俯不可毋詳於受五曰疏逖難切不
可毋詳於訪六曰微末難伸不可毋詳於問七曰木訥難辨不可毋詳
於意八曰胱擎難名不可毋詳於性九曰老成難捷不可毋詳於德十
曰簡括難冗不可毋詳於言三利維何一曰屈於大賢之直而伸於萬
物之上此其利二曰成於匹夫之直而信於天下之廣此其利三曰採
於盈廷之直而照於九重之深此其利悖儒雅能立本維何曰本有十
匱能立本也有三載十匱維何一曰匱於獨則質地之恥二曰匱於楞
則文物之恥三曰匱於倚則材慮之恥四曰匱於餒則道措之恥五曰

匱於媚則骨幹之恥六曰匱於醜則顏狀之恥七曰匱於衰則名教之恥八曰匱於亂則門戶之恥九曰匱於隨則聲氣之恥十曰匱於素則衾影之恥三載維何一曰大器可以載道載道者不折不折者直二曰堅節可以載事載事者不遷不遷者直三曰積行可以載名載名者不辱不辱者直居利祿能克己維何曰己有十封能克己也有三樹十封維何一曰封於愛則多猗違二曰封於畏則多避忌三曰封於靡則多嗜好四曰封於齋則多蹇惴五曰封於庸則多沿襲六曰封於雜則多蕪冗七曰封於獨則多晏安八曰封於同則多樫掣九曰封於迷則多昧沒十曰封於怠則多頹喪三樹維何一曰運降不可以毋樹天樹天者毋褻於天毋褻於天者直二曰材弱不可以毋樹人樹人者毋枉於人毋枉於人者直三曰基薄不可以毋樹物樹物者毋艷於物毋艷於物者直秉義氣能勝羣維何曰羣有十汨能勝羣也有三繫十汨維何

一曰汩於性則毋能高明二曰汩於學則毋能光大三曰汩於識則毋能燭遠四曰汩於說則毋能致中五曰汩於例則毋能參互六曰汩於俗則毋能挺特七曰汩於情則毋能貞亮八曰汩於聽則毋能廣博九曰汩於氣則毋能健決十曰汩於態則毋能激卬三繫維何一曰優於畧者小體之所不能碎小體之所不能碎者大體之所繫大體之所繫者直二曰槩於志者私道之所不能檝私道之所不能檝者公道之所繫公道之所繫者直三曰凝於神者患氣之所不能綮患氣之所不能塞者元氣之所繫元氣之所繫者直於乎主聖國之福也臣直主之福也能造直莫如聖能造聖莫如直致十厚則獲三徵致十栁則獲三益致十詳則獲三利是謂主聖國福去十廬則成三載去十封則成三樹去十汩則成三繫是謂臣直主福舜告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高宗告傅說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於乎禹豈其

退有後言而舜戒之傅說豈其不良于言而高宗勉之是謂聖能造直仲虺告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周公告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於乎湯豈不聖而仲虺恐其弗尊師成王豈不賢而周公恐其弗畏民是謂直能造聖若乃拒直而弗內禁固天下好直者而弗使之申是謂主不聖不造直是謂國亡禍譽聖以自容號召天下羣譽聖者以自多其黨是謂臣不直不造聖是謂主亡禍悲夫李斯分主過以取尊用公孫宏偕羣約以貢阿諛此譽聖以自容者也昔有之今亦有之李林甫借仗馬以塞諫爭王安石結御史以知雜事此號名天下羣譽聖者以自多其黨也昔有之今亦有之夏桀殺龍逢商辛剖比干此彊暴之主而拒直者也禁固天下好直者也昔有之今如不欲有之漢武帝疏汲黯唐憲宗謫韓愈此英明之主而拒直者也禁固天下好直者也昔有之今如不欲

有之夫其如不欲有之此曷故也則曰直可僇乎而俾直而受僇以成其名乎盍畱其身而以不僇僇乎而俾其不僇之僇甚於僇乎而俾其在我操縱轉移之手乎而俾其無斯須慘戚之禍有歲月杌㨹之憂以不知其所窮年乎而俾其爲風霜之所剝蝕塵沙之所覆壓千揺萬兀不可枝撑乎則又曰直可貶乎而俾直而受貶以樹其怨乎盍畱其官而以不貶貶乎而俾其不貶之貶甚於貶乎而俾其奔走後先長在於人之下風乎而俾其進無可紀之績以驚頽之退無可耕之田以羈絆之乎而俾其爲室家之所徧讁朋友之所絕交道孤身老不一得其當乎詩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夫照臨不能日月而好爲不古處之事猶可說也今之好直旣不古處今之拒直亦不古處不可說也是何也今之拒直竒於昔而毒於昔昔以辨今以竒昔以餤今以計辨好勝勝傷理竒好忍忍傷情餤生盤盤害賜計生蠱蠱害

陰是故去辨去險直乃不勸去意去計直乃不累毋勝毋盤直乃攸利
毋忿毋盬直乃攸叙

禮辨

浮邱子曰太上制禮其次守禮其下冒禮曷冒乎爾腹險貌柔是謂冒溫骨脆色莊是謂冒嚴計奇辨稜是謂冒和心熱氣馴是謂冒恬識盲守固是謂冒壹情僞體折是謂冒謙力單步卻是謂冒愼腹肥狀陋是謂冒廉凡冒必有名名必有害曷名乎爾揣摩得名捷速得名顛倒得名其諸小人而狡者與曷害乎爾害官常以及國本害國本以及士習害士習以及人材其諸小人而滑者與書曰象恭滔天夫象恭者冒之謂而滔天者非大惡極之謂對天冒敬對神冒哀則郊廟之地皆描畫之工對父冒孝對君冒忠則倫紀之場皆機穽之巧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夫無禮者聖人賢人猶能敎之而冒禮者吾惡從折之乎是故

魚毋就餌鳥毋就羅毋爲胥者所賣而不攷其誰何毋俾一二人倡胥於前萬千人踵胥於後而耀其采揚其波是故胥必有術術必有傳傳必有岐岐必有恥且夫天下可胥者獨禮乎哉匡衡胥詩楊雄胥易蘇威胥孝經趙普胥論語謂之岐王莽胥周公曹操胥文王殷深源胥管葛王介甫胥稷契謂之恥胥以傳胥岐以傳岐恥以傳恥則何益之有焉有王者作取胥者刀鋸之可也王者不作有聖人之徒出焉誅胥者以春秋之筆可也

仁辨

浮邱子曰天下皆知不仁之爲害不知仁而不仁之害桀聲歆色性行乃賊厚貌深情心計乃兵有恥毋振血氣乃盡有怒毋發威稜乃竭甘其言詞寶則伉我悅其面命行莫能果紓徐而退焉知鼎往弟靡而觥失所倚杖是故君子不貴仁人之度不貴仁人之名度可強爲名可忝

行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有仁必有學有仁必有義是故學爲仁鏡義爲仁輿匪鏡曷燭匪輿曷趨是故講習以存節克復以養神析非以就是去偏以適均樹其天閑其人剖其似歸其真是謂有仁有學和平而骨特脆摯而力舉方絀而必伸可往而勿止洪其歆鈕其鄙直其氣禦其媢是謂有仁有義是故好仁不好學嬰兒已爾好仁不好義婦寺已爾嬰兒不知政其病也必至於乘輿齊人布囊施錢婦寺不知國其病也必至於宋襄徐偃踣而后已且夫宋襄徐偃之懦秦皇漢武之暴厥踣鈞也乘輿布囊之陋羅鈕吉綢之兒厥恥鈞也嬰兒之仁以恥終婦寺之仁以踣終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然則夸仁之利而忘其病者可不誡乎是故君子毋愚毋躁毋曲毋悍毋意膠於物毋力短於事毋機閉於時毋氣小於類乃可以仁乃不疵累乃祇乃裕乃昌其世

訓勞

浮邱子曰聖人勞而天下常賢人勞而天下理謀人勞而天下競亂人勞而天下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夫舜之徒亦雞鳴而起蹠之徒亦雞鳴而起舜之徒亦孳孳蹠之徒亦孳孳宜其在伯仲之間矣然而若胥壤隔焉若冰炭之不可以同器而藏焉若朝菌之於冥靈蟪蛄之於龜鶴焉因是以思與舜之徒鈞其勞者有本故也與蹠之徒鈞其勞者無本故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如之何其可以無本也爾乃天人弗析古今弗審是非善敗弗斷輕重緩亟弗熟未嘗析之彊欲舉之未嘗審之彊欲吐之未嘗斷之彊欲成之未嘗熟之彊欲精之爾乃卒不能舉之吐之成之精之則又岐其識詭其情參其數貳其名小其察苛其比鷹其頑固其鄙昔秦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孰與禹惜寸

險文弗暇食矣予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至掘地爲坎下說令鬼谷泣霑衿孰與孔絕韋編孟斷機杼矣乎語曰二人異路東趨西步千里之行不相知處是故禹文勞而淳意得秦皇勞而天地育孔孟勞而大道白蘇張勞而人物賤然則秦皇之道何道也是吏胥之道而已矣蘇張之道何道也是妾婦之道而已矣吏胥之道在文深文深之道在法厲法厲之道在斷性妾婦之道在容悅容悅之道在粉飾粉飾之道在欺天是故天子以吏胥之道治天下是師天下之人材爲吏胥而已矣大臣以妾婦之道治天下是師天下之人心爲妾婦而已矣天下之人材爲吏胥是以簿書期會爲文經武緯而已矣天下之人心爲妾婦是以聲音笑貌爲臣忠子孝而已矣以簿書期會爲文經武緯是終日鉤稽終日奔走手提足轉目竭耳疲而不可裨於社稷蒼生而已矣以聲音笑貌爲臣忠子孝是終日揣摩終日曲折俯拾仰取左縈右度而不可

對於上下神祇而已矣是故君子不貴無根之木不貴無翼之飛不貴無本之勞貴有本而事物得其歸所謂有本而事物得其歸者博習期會之外有規摹焉詩書載籍益其智也於是乎可爲博物多文之人天地民物大其擠也於是乎可爲戡亂致治之人爲博物多文之人則不陋爲戡亂致治之人則不僿不陋不僿然后毋爲吏胥之人材然后毋爲吏胥之天下聲音笑貌之內有骨理焉發彊鯁固直其氣也於是乎可爲犯顏敢諫之人沈靜剸一矣其表也於是乎可爲杖節死難之人爲犯顏敢諫之人則不萎爲杖節死難之人則不辱不萎不辱然后毋爲妾婦之人心然後毋爲妾婦之天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自三代之衰訖於漢唐宋明然而累朝皆有文學幹濟骨鯁節義之人析言之則漢之興也文學多於幹濟節義多於骨鯁而幹濟骨鯁時亦有之唐之興也文學幹濟多於骨鯁節義而骨鯁節義時亦有之宋明

之興也文學骨鯁節義多於幹濟而幹濟時亦有之摠言之則累朝時亦有吏胥妾婦其人者然而文學幹濟多於吏胥之材骨鯁節義多於妾婦之心是何也故其上之所以鼓天下者不以吏胥妾婦之道來故其下之所以塞明詔而媚一人者不盡以吏胥妾婦之道往是故漢唐宋明之天下清濁純駁強半之天下也然而君子猶取節焉且夫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是故君子靜思天下風氣之所萌芽則繇君詔其臣師課其弟父趣其子兄約其季不曰其它曰文深而已矣法厲而已矣斷性而已矣曰容悅而已矣粉飾而已矣欺天而已矣是故其外如虎如狐如鬼如神其內如聾如瞽如枯如癡不知博物多文是何底裏不知戡亂致治是何材用不知犯顏敢諫是何勁特不知杖節死難是何忠赤而喁喁然揉其薄伎鄙心曲辭左計朝思之而夕以補少爲之而老不輟一倡百和道術風猶是惡得不變

爲吏胥妾婦之天下也哉書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古之所謂凶人我之所謂吏胥妾婦也毋爲吏胥之天下則刑政可理禮樂可興不然則大體不得不裂元氣不得不傷四時百物不得不修毋爲妾婦之天下則天日可格鬼神可享不然則內蠱不得不作外侮不得不侵九州四海不得不潰是故吏胥勞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不可補不可補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妾婦勞則多態多態則多詖多詖則不可憑不可憑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於乎僞不期勞勞自至勞不期拙拙自至拙不期壞壞自至壞不期竭竭自至危哉危哉如之何弗思哉

訓通

浮邱子曰通貴邪執貴邪貴通維何爾乃因勢而利導之因勢利導故操縱如意操縱如意故與民宜之與民宜之故有帥必從有帥必從故

下無欺遁下無欺遁故往而有成貴執雜何備乃壹意而孤行之壹意孤行故聲色陗厲聲色陗厲故彊民就我彊民就我故兩情榛梗兩情榛梗故用法舛馳用法舛馳故激而為敗我聞在昔筦夷吾柄政於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稱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軍令行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故能霸諸侯一匡天下夷吾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我聞在昔王介甫柄政於宋據經術以伸獨斷修泉府以收利權借咎夔以釣時名祖桑劉以為智術於是新法竝興騷動天下瘡痍載路怨毒成仇然而介甫文過飾非黨同伐異以俠少環辨為可用以老成惇厚為無能以敗常亂民為果敢以抱道憂國為奸邪以祖宗為不足法以天變為不足

畏以人言爲不足卹介甫卒章悖蔡京與紹述之說而宋之元氣掃地以盡矣是故夷吾柄政而通用以興齊介甫柄政而執用以亡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聰明而聖知之大而化之之謂也夷吾不能也然而其通也足以興吾安所得聖於夷吾者邪孔子之所謂可與立擇善而固執之篤而行之之謂也介甫不能也是故其執也足以亡吾安所得賢於介甫者邪是故韶衛不竝奏冠屨不同藏枘鑿不能入通執不相當通所以功所以興焉謂也通故利病周詳利病周詳故朝野一體朝野一體故有譽無謗有譽無謗故邇至遠歸邇至遠歸故太平以蒸執所以罪所以亡焉謂也執故利病否隔利病否隔故朝野相扞朝野相扞故有謗無譽有謗無譽故邇違遠潰邇違遠潰故患害以仍君子求去患害而致太平故去執從通求去執從通故審於三者之用三者之

用曷謂也一曰審積二曰審衆三曰審變凡俗之敝也有積之數年而苶然有積之數十年而苶然有積之數百年而苶然積之數年故根實未大根實未大故枝葉鮮少枝葉鮮少故揃剔寡易積之數十年故根實漸牢根實漸牢故枝葉披紛枝葉披紛故揃剔較難積之數百年故根實盤互根實盤互故枝葉彌滿枝葉彌滿故揃剔大僭君子謂數十年之積以揃剔數年之積者揃剔之不惟弗揃剔也又滋蔓焉數百年之積以揃剔數十年之積者揃剔之不惟弗揃剔也又滋蔓焉君子懼其蔓也則得其所以揃剔斯積者也絜其積之所甘而寻之蘇其積之所苦而塞之絜其積之所甘而寻之者匪我寻物也物寻物也蘇其積之所苦而塞之者匪我塞物也物塞物也我寻物故受者疑物寻物故受者恒受者恒故日用飲食便日用飲食便故無所於消沮閉藏無所於消沮閉藏故包羞蘐悔者寡我塞物故聞者恐物塞物故聞者平聞

者乎故草竊奸宄息草竊奸宄息故無所於擾刺撓亂無所於擾刺撓亂故省事蓄用者衆此謂審積凡民之梗也有及於一鄉之衆而囂然有及於一國之衆而囂然有及於天下之衆而囂然及於一鄉之衆故朋奸有幾朋奸有幾故律令必行律令必行故炯戒可振及於一國之衆故朋奸漸廣朋奸漸廣故律令必逃律令必逃故炯戒罕入及於天下之衆故朋奸太盛朋奸太盛故律令不到律令不到故炯戒大窮君子謂一國之衆以炯戒一鄉之衆者炯戒之不惟弗炯戒也又滋飾焉天下之衆以炯戒一國之衆者炯戒之不惟弗炯戒也又滋飾焉君子懼其飾也則得其所以炯戒乎斯衆者也懲其衆之愚而勿迫蹙之導其衆之靈而勿牿亡之懲其衆之愚而勿迫蹙之者匪姑息之愛云爾刀鋸鈇鉞不忍執愚者而僇之也導其衆之靈而勿牿亡之者匪須臾之傚云爾仁義中正以積漸而擺斯人於淫非之地也不忍執愚者而

傪之故禁網疏闊禁網疏闊故閭閻自由閭閻自由故飽煖不榖飽煖不榖故薄惡細故不爲害薄惡細故不爲害故聖君賢相毋用察以積漸而罹斯人於淫非之地故道齊必勸道齊必勸故愧悔易動愧悔易動故革面洗心革面洗心故不留舊染之汚不留舊染之汚故令毋嚴法毋峻而民惟新此謂審衆凡氣數之替也有臣下知而主上不知之變有黎庶知而臣下不知之變有造化知而人世不知之變臣下知而主上不知之變故諫争必中諫争必中故剴鉅痛深剴鉅痛深故極而可轉黎庶知而臣下不知之變故視聽如晦視聽如晦故蘖蓄栽生蘖蓄栽生故慘而弗檃造化知而人世不知之變故消息難言消息難言故發遲禍重發遲禍重故蹶而不振君子欲知主上所不知之變則必知臣下所能知之變欲知臣下所不知之變則必知黎庶所能知之變欲知人世所不知之變則必知造化所能知之變毋以其寡奪其習毋

以其一陵其萬毋以其微釀其鉅毋以其偏壞其公毋以其驕奪其習故長於調劑長於調劑故時勢緩急得中時勢緩急得中故事不横而物不怨毋以其一陵其萬故工於拊循工於拊循故順其所爲而駭之順其所爲而駭之故物樂吾用而不吾斁毋以其微釀其鉅故尺寸無所於争尺寸無所於争故豁達大度足以服人豁達大度足以服人故恩丹而義自維之毋以其偏壞其公故議論無所於必議論無所於必故以意見傅會訓典者知所止以意見傅會訓典者知所止故九土之受其病也淺此謂審變於乎訓俗而不審積猶火銷膏而責其照幽也猶寒栗時而厭霜降温彙句而厭冰釋也猶癰疽生而禁其膿血勿聚也馭民而不審众猶治繩而急也猶使連雞俱止於棲也幹氣數而不審變猶敎饑者以貧窶自安毋與以橡菽而飽之責溺者以擠墜自致毋與以纆索而援之也猶以一衣儗寒暑一味儗酸鹹而不知其功用

節交相反也是故君子審於三者之用則通不則執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譬通也夫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誠執也夫雖然通可倘也而有不可倘也衆其梗概美其藻澤參其將順熟其揣摩是謂以阿邑爲通執不可倘也而有可倘也删其煩辭起其盲墦蘇其勸怠去其畏葸是謂以果毅爲執以阿邑爲通故正氣萎正氣萎故濡染及濡染及故人材下以果毅爲執故正氣張正氣張故扞衛足扞衛足故國脈長君子喜乎智察而通也非喜乎阿邑而通也惡乎彊圉而執也非惡乎果毅而執也子産爲政莫如猛諸葛戒主愼無赦其諸果毅而執者乎武子盡言國不容少正反是躬受僇其諸彊圉而執者乎張良用計乃參中姚崇救時豈易得其諸智察而通者乎公孫　順上背孳約味道處事持兩端其諸阿邑而通者乎君子闕於通執之品而古今升降之感渠

能已於愼乎渠能已於愼乎

尙變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事有積之已久則弊而守之以固則枯壞之已甚則圖而處之以闇則愚振之以大聲疾呼則嘗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則厚其蓄料之以深識蚤計則嫌其謀而亟之以積光倒景則讋其憂無以則尙變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荀子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故君子不能毋尙變尙變云何爾乃君毋過尊而自比於天地之大毋當其以天地爲號焉自一態及其隱而自傷乃不天地之規摹焉又一態也而降其禮數使不爲

過其手采使不露融其意指使不獨操其心氣使不突是爲變神聖其君驕恣閃鑠之槩而愔愔乎其和平之爾乃臣毋過庳而下同於犬馬之賤毋當其以犬馬爲使焉自一情及其起而相責乃不犬馬之功用焉又一情也而優其體統使不褻聳其骨幹使不倒作其廉恥使不垢卹其勞苦使不困是爲變徒隸其臣指爲咳唾之槩而兟兟乎其光大之爾乃大臣毋席尊榮以優小臣毋小其職掌乃併其聰慧氣力而一例小之也而苟有疑難必以詢苟有譽尤必以補苟有辨論必以察苟有教廸必以受是爲變掩跨小臣躋夷踞肆之槩而抑抑乎其孫讓之爾乃小臣毋與譏何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併其神理骨幹而一例大之也而苟有麾斥必以折苟有欺飾必以發苟有材慮必以告苟有節目必以詳是爲變從諛大臣便嬛綽約之槩而嶽嶽乎其挺持之爾乃禮天地山川上下神祈毋飾其恭而懷其媠也而上有日星雲物之

變則震動駭汗而生悔過之心下有皐漈兵戈之慘則痛哭流涕而降罪己之詔言不貴苟譁行不貴苟遷我不貴苟勝物不貴苟嘗是爲變縱志罷體偃蹇自得之縶而戰戰乎其夙夜祗懔之爾乃鑒上下古今善敗得喪毋涉其故而忘其新也而上思堯舜相傳之聖則忧惕中夜而守危微之言下思漢唐自立之賢則慷慨大廷而破因循之習事不貴苟襲理不貴苟歧傚不貴苟得力不貴苟休是爲變剗心寒慮懷既弗理之縶而碻碻乎其聰明警戒之爾乃金枝玉葉毋安坐而享飽煖之福也而教之稼穡以勸其男教之紡績以勸其女勸然後有養有養然后國以不貧是爲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縶而汲汲乎時其力作以勞苦蓄積之爾乃印纍綬若毋非分而貽名器之辱也而教之詩書以習其義教之禮樂以習其文習然后有覺有覺然后人以不賤是爲變手不識編目不識丁之縶而栻栻乎質之儒流以爾雅深厚之爾乃

國故毋有所枝離禁忌而不以告人也而是則與天下臣民共其趣嚮非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懊壘功則與天下臣民共其驩忻過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懲創是爲變上下相疑大小相鬼之槩而章章乎其光明洞白之爾乃民情毋有所增飾隱閉而不以上聞也而艮則使九重深拱生其諑說莠則使九重深拱生其咨嗟慕則使九重深拱生其沖和怨則使九重深拱生其恐惶是爲變視聽不詳血脈不屬之槩而綴綴乎其切循把握之爾乃子愛黎元毋口惠而實不至毋實不至而自夸其口惠也而唯仁心足以載其仁聞勿以大君而干百姓之譽唯仁政足以載其仁心勿以末流而媿三代之行是爲變發言施政短修曲倚之槩而款款乎其摯行之爾乃品第人物毋貌取而心不與毋心不與而自智其貌取也而唯骨氣足以樹其軀幹勿以和同而釣一時之說唯理道足以樹其骨氣勿以錯謬而受千秋之譏是爲變辨材授官剽察

捷得之槩而祗祗乎其固存之爾乃大道毋限以人苟得其人毋限以分也而胥司末秩不走勢跂而能辨德力王霸者我則時其顧問以周詳山林小民不慕闓達而能料天人陰陽者我則時其拔采以儲用是爲變所見不離左右侍從所聞不離尋常瑣屑之槩而恢恢乎其開廣之爾乃公器毋假以人苟非其人毋假以事也而韋布無稱不歷數年而猥予以高官厚稍者我則誠其積盜以貶名文莫差可不聚躬行而猥望以豐功駿烈者我則誠其挺危以僨事是爲變求材不量積纍矣覬求治不量淺深幾亟之槩而沈沈乎其從容之爾乃公輔毋自其歲月資格爲之也而練而后精者羣材也非材桀也遍而后信者羣彥也非彥聖也則曷不拔材桀於壯盛之年血胑而有以皆其思力果而有以勝其事識彥聖於風塵之外時來而有以長其羣權重而有以濟其世乎是爲變捨朝氣用暮氣之槩而磑磑乎及其筋信骨彊以鼓舞之

爾乃將帥毋自其宗舊世胄爲之也而親而后許者弱植也非駿雄也貴而后顯者小具也非宿望也則曷不起駿雄於草廬之中審觀而有以辟其識熟籌而有以妥其計收籍署於宿望之士儕衆而有以倡其義決勝而有以成其能乎是爲變扶私道廢公道之槩而貌貌乎本其心傾節折以豁達之爾乃樞密宜選老成忠謇以厚其德直其義也而君有長也必善居之而不以驕君有短也必曲責之而不以愎君有喜也必豫防之而不以滿君有怒也必折衷之而不以橫是爲變從意唯謹屏氣唯喘之槩而麇麇乎其克樹立之爾乃封圻宜兼文武粹濟以鴻其體實其用也而國有疑也必智斷之而不以懸國有騷也必撥定之而不以驚國有隳也必補葺之而不以留國有恥也必昭雪之而不以伏是爲變受任唯苟舉事唯瑣之槩而靐靐乎其獨英跱之爾乃諫議毋自其薄伎細故爲之也而格君心之非以觀其誠折姦雄之燄以

伸其直植天地之經以守其正杜門戶之私以示其大是為變掘拾瑣屑覶覼非分之槩而振振乎其激卬之爾乃守令毋自其下流小夫為之也而裁州郡之繁以併其權引英俊之譽以重其選積歲年之久以攷其積閥三公之路以拔其尤是為變奔奏役末竇帽上官之槩而偪乎其蓀援之爾乃是非愛憎之指毋不相首尾而亂其常也而君子有正直之言則敬其是而訾議不作小人有奸衺之術則䌌其非而橈滑不成君子有薦舉之人則致其愛而許與不休小人有傾軋之狀則止其憎而猜忌不入是為變眩惑名實支離摧錯之槩而分分乎其主宰之爾乃刑賞予奪之柄毋不相維繫而窒其用也而君子有杖節死難之忠則優其賞而善良皆勸小人有辱國殃民之詐則正其刑而奸慝皆懲君子有出奇濟變之智則厚其予而英俊皆往小人有養奡敗謀之態則遏其奪而媢謏皆逃是為變遷就功罪姑息嫗煦之槩而厭

嚴乎其比屬之爾乃輕重貴賤之等毋封己見以成倒置也而詞華之選治其末勿寵之以其異數勿冠之以其絶倫勿章之以其廣譽勿屬之以其良圖所以障其末而罔有靡然從風者苟無有靡然從風者則何患材質之不充乎政事之選治其本勿頫之以其唾斥勿格之以其遷轉勿枯之以其貧窮勿迫之以其遲暮所以勸其本而罔有嚮然喪志者苟無有嚮然喪志者則何患晉力之不剛乎是爲變有善不必錄有錄不必善有勞不必獲有獲不必勞之槩而秩秩乎其知男處當以鈞調之爾乃治習安危之機毋戾衆志以得慘報也而詩禮之士識其大勿難之以其迂濶勿讐之以其銷沈勿逐之以其骾直勿罔之以其疑似所以惇其大而罔有鄙身忘國者苟無有鄙身忘國者則何患節義之不昌乎稼鉏之民識其小勿貽之以其菑害勿豢之以其垢汙勿閑之以其攜貳勿封之以其怨毒所以馴其小而罔有干紀作亂者苟

無有干紀作亂者則何患太平之不終乎是爲變可親而勿親勿親將成離可畏而勿畏勿畏將成梗之槩而肫肫乎其德厚信矼以護持之爾乃毋以黠濟其貪訾廉介之不可爲也而握柄藉者守其禮勿以恐愒而來遠道之苞苴趣時會者杖其材勿以請寄而通私門之賄賂是爲變市井其行嗜利無恥之槩而滈滈乎其洗刷之爾乃毋以浮濟其奢剌儉嗇之不可堪也而擁高爵者顧其名勿以靡文而倡朝野之風氣居下流者安其分勿以厚貲而儗公卿之豢養是爲變婦寺其骨懷安無狀之槩而郿郿乎其針灸之爾乃愚心愚目毋議智桀而持短長也而唱導天下所不曉者必有根據而不可謂之奐情排擊天下所不敢者必有憂慮而不可謂之狂獝指揮天下所不能者必有條理而不可謂之空談補捄天下所不顧者必有功傚而不可謂之多事是爲變嘵嘵訾訕闇於大較之槩而睪睪乎條其體用本末以聾服之爾乃小

慧小能毋耗心神而傷行檢也而夸陰陽讖緯以爲祕者必有凶事而不可謂之如神編婬詞孅說以爲工者必有壞俗而不可謂之作達好博弈飲酒以爲樂者必有墮職而不可謂之偶然與商賈居奇以爲中者必有賊心而不可謂之無他是爲變瑣瑣居游不可教訓之槩而翊翊乎剖其敬怠義欲以箴儆之爾乃孔孟尙在人閒毋剽其貌而斷其脈也而上焉者修其典以風世勿降虛禮而欺聖賢之靈爽下焉者修其道以成名勿造膚詞而耀羣愚之瞻聽是爲變君臣上下不辨聖狂草茅士子不明體用之槩而卓卓乎奉其可宗以尊行之爾乃佛老橫行天下毋沿其說而作其談也而智者勿讀其書以致思執援怪誕而亂經常之大閑愚者勿禮其祀以致虔孰牽禍福而釀風俗之隱蠹是爲變戴冠博帶羣師邪說里巷無知羣煽妖術之槩而斷斷乎斥其非類以駐除之爾乃科目毋徇文字登進毋涉苟且也而攷其本末於伏

處之年必也惇孝弟而洗滌惡杖忠信而振險詖志舉藝而薄游說法
周孔而排異端及乎標其姓氏於朝紳之列必也先經術而後詞藝先
材幹而後儀容先德性而後名譽先操履而後福澤是爲變士習浮華
膚淺之槩而勉勉乎其切磋琢磨以底實之爾乃軍旅毋溺晏安訓練
毋循故常也而校其短長於無事之秋必也即整齊而卜臨陣即和輯
而卜協力即伎勇而卜勝敵即忠義而卜衛國及乎捍其危急於兩軍
之交必也戒輕發以知所嚮策先入以示不懦熄謠諑以止羣嘩僇逭
逃以堅衆志是爲變軍容巽懦柔滑之槩而軫軫乎其發彊剛毅以倚
賴之爾乃府史胥徒毋作鬼蜮於官曹也而平居所以模範之必也植
風骨以塞饕汙精鑑照以豁愚盲抑法令以崇體要簡文案以疏節目
及乎不得已而左右嘷召之必也塞詭使以清徑竇擇巧構以挫羽毛
釋緐稱以斷葛藤禁苛比以銷荼毒是爲變狐鼠縱横羣飛刺天之槩

而瑟瑟乎其屏營延仰之爾乃草竊奸宄毋藏窟宅於閭里也而平居所以教敕之必也正衣冠以除異服倡文學以闢左道毀婬詞以蘇蠱惑驅游民以肅羣從及乎不可化而與我頡頏之必也聯鄉井以便稽察簡兵勇以快翦除斬渠魁以赦脅從鉏彊暴以安善良是爲變稂莠披紛羣穢成林之槩而截截乎其芟夷薀崇之爾乃粟米之產毋委以地氣而不廣生毋限以農工而不衆作也而收東南之賦入以藏東南則留有餘留有餘則民無病興西北之屯墾以實西北則補不足補不足則國無急是爲變蜚芻挽粟千搖萬兀之槩而由由乎其便宜之爾乃鹽筴之利毋蔽以官守而苦約束毋畫以壃界而苦迂蹐也而散天下之鹽以歸之場則必流通必流通則梟無柄計場竈之數以入之課則易鉤稽易鉤稽則利無蠹是爲變持籌握算左支右吾之槩而穰穰乎其豐裕之爾乃沙塞儻莽毋隸我版圖以爲大也而捐不毛之土以

裴遼廓遠不數之人以删蠹冗裁不職之員以黜媮非省不根之費以收糜濫是爲變好廣務荒遠近無稽之槩而總總乎其飭攝之爾乃海壖鹽害毋寄我黎庶以爲衆也而能孤懸之地以省蠶馭遷痛哭之民以資生活障闕伺之便以止衝突息攻戰之勞以期安集是爲變茹苦衙辛存亡無著之槩而譁譁乎其拊循之爾乃江郡豐歉無常勞倍其征以剝元氣也而中名用之限以鼎兼并誠不均之賦以蘇貧困是非常之議以振苑蹶洗前衛之弊以示更新是爲變數百年流離沉痼鳩形鵠狀之槩而訢訢乎其潤澤豐美之爾乃關市去來無常毋雜其索以成苛政也而去重複之關以利遄行覓偷漏之禁以厭小家竊無名之稅以說商旅拔不椿之蠹以警貪墨是爲變數千端狂吞虐取虎目狼心之槩而惓惓乎其沐浴消息之於乎此四十變者得而亂如不塞治如不興無是理也詩曰茀厥豐草種之黃茂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蘗

循乎詩之言豐草不去而不可以藝也猶之乎弊政不變而不可以圖也循乎詩之言顛木雖甚而可以櫱也猶之乎弊政雖甚而可以變也譓變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可以毋變而變者漸進而謀者也不可以毋變而不變者老成而怯者也閎變則駭者無議而陋者也術變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懦者也可變則變者智也不變不止者勇也變然後宜宜然後利利然後普者仁也義也是故君子之所謂尚變與衛鞅王安石之所謂尚變同乎異乎鞅不法其故以鑽孝公而秦之禍胎於鞅安石立異於人以聳神宗而宋之禍胎於安石茲二子者無開物成務之材騁自用自尊之欲本計功謀利之蠹變有國有家之脈是惡知君子之四十變有智勇仁義以貫其中乎哉鞅云乎哉安石云乎哉

尚特上

浮邱子曰凡物有賤有珍凡人有特有羣亡所同異謂之羣可與爲特

而溺於習率於俗亦謂之羣出類拔萃謂之特雖在塵坱之中而器局不自小趣舍不猶人亦謂之特詩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夫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賁其有茂特之苗矧乃人乎是故羣鳥嬉游元鶴獨守羣魚作隊鱣鯢獨吼執銓衡以測泰華君子刺其末也執斗斛以量江海君子患其弱也是故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有遠功志大者害骨立識踔者發雷同毋謂簿書錢穀足了汝事毋謂奔走伺候足壓汝智毋謂長吏虛譽足成汝器毋謂同僚降心足供汝使毋謂柔聲輭態標汝手栽毋謂旁門曲竇熟汝榜階毋謂和光同塵悅汝是非毋謂陰謀秘計還汝往來易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譏惡有童觀而可以輔世長民者乎是故君子言必稱古今行必準陰陽入必析精微出必理平康我必樹規摹物必遵紀綱氣必靖兵刑化必奏冠裳是必伸智桀非必懲懦頑喜必偕忠貞怒必折奸貪遷必競諲喭遠必肅龔觀順必悖久大

逆必捍憂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之所謂名世我之所謂特也我之所謂特天下之所謂不然也是故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鷽雀不知鴻鵠之彙鰕鮔不知江海之流智而歧者毀名世不服其教愚而浮者駭名世不揆其舉大而梟者滷滷焉擠名世以至於墜小而襍者嘈嘈焉議名世而不能休深而無理者皆名世之節目爲不周詳淺而無見者疑名世之道大不可殫求滑而不經者笑名世之守中爲太迂腐拘而不廣者料名世之卑棲小其進修語曰桀犬吠堯吠所恠也夫堯猶不免於吠矧乃操全體大用以丁斯代斯人之末者乎是故持布鼓過雷門者陋也奮螳螂當車轍者妄也管窺天錐測地者隘也鵩笑鳳鴳嘲龍者僭也於乎伊尹始乎耕卒乎爲阿衡太公始乎釣卒乎爲尙父當其晦也嘯意之迫其章也乃信之管仲始乎囚卒乎爲仲父孔子始乎爲委吏爲乘田卒乎爲大司寇攝

行相事當其困也嚙郵之迫其亭也乃檄之蕭何於秦錄錄爲刀筆吏於漢爲相國王猛於桓溫兆就其軍謀祭酒於苻堅爲丞相當其梗也嚙援之迫其通也乃慶之霍光爲奉車都尉小心無過已耳爲大司馬大將軍則社稷安蔣琬爲廣都長不治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則羣僚服當其蓄也嚙必之迫其發也乃稱之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於乎動心忍性之時而侮我者其人乎知我者其天乎逆天而爭者理易絀順天而適者業必昌先人而見者伎易盡後人而爲者效必長據高而危者度易損積庳而升者德必藏蓋進而躁者名易喪將往而慎者身必祥是故勁弓難張可以摧強名馬難乘可以任重駿雄難馴可以絕倫聖智難遇可以成務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於乎西方美人而可作也西方美人而不可

作則誰其秉知人之喆劇非常之原既變異之又枋任之矣乎不變異之枋任之此當代之恥也則又皆肯不由其道而反貽我之恥矣乎是故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夸毗求舉者道不尊桀智爍世者性不定據德乘邪者望不歸美佩無德者瑞不應借翼逞柔者理不長亡根而榮者景不能隨踵而立者計不先周容爲度者力不勝化剛爲柔者氣不王作陽又陰者智不淨昔王孫賈問於孔子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故凡有國有家者以左右侍從爲耳目凡左右侍從無理道者以擅權勢作威福爲氣炎凡出類拔萃者以能繩尺左右侍從有氣炎之人不入其牢籠擴伏爲品槩凡有氣炎不受繩尺者以能詘笑出類拔萃之人因而支離屑越困頓耗瘁之使不得一當其可爲機鋒是故我之所謂特爲紛紛云云之所謂不然猶可說也爲左右侍從之所謂不然不可說也是何也左右侍從言必

入行必共褒必虎愔必瘠簇弄必巧揣摩必中轉折必捷頓壓必重是故摽蜂則父子間投杼則母子疑拜璧則兄弟梗拾煤則師覓殺壞寵爲鬼蜮則友朋反側讒以爲明珠則君臣參差是故蝸譖不可辟踰營以其羣積羽折車軸飄風捲乾坤心口倒持首尾橫生攜朋失實描畫失形昔齊威王名即墨大夫語之曰子不學吾左右而毀言日至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子厚幣事吾左右而譽言日至也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乎左右不嚴則毀譽不濫毀譽不濫則黜陟不析黜陟不析則治亂不摠是故燕惠王有樂毅而不能用楚懷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漢文有賈誼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陸贄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蘇軾而不能用此左右讒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匪唯當代有心者憾之乃至年湮代遠不見而聞者亦憾之匪唯智察論斷準古今者憾之乃至兒童走卒有是非之心者亦憾之憾

之不已則歌之歌之云何謂天蓋高而爲其覆乎謂地蓋厚而爲其載乎鑪乎埃乎不汝以開乎高者墜而厚者摧乎汝禍其有涯乎齊桓公有管仲而能用鄭僑公有子產而能用漢高有韓信而能用昭烈有諸葛亮而能用秦符堅有王猛而能用明太祖有劉基而能用此左右汲引之功也此乾坤快事也匪唯當代有心者快之乃至年湮代遠不見而聞者亦快之匪唯智察論斷準古今者快之乃至兒童走卒有是非之心者亦快之快之不已則歌之歌之云何魚有水乎鳥有木乎匪汝之故疇則司其耳目乎國有祥乎家有穀乎匪汝之故疇則鋪其有餘爲天下餘乎昔孔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是故用焉以爲己快勿用以爲己憾此委瑣握齪者之心理顧狀也用焉能使人快勿用能使人憾此出類拔萃者所以爲世重輕也慨亟生憤憤亟生擊因而以清議代刀鋸取左右譖愬者誅之於清天白日

之下快亟生遂洋 亟生永因而以精心代俎豆取左右汲引者衲之於山川百神之鑒此 天道所以在人也有清議代刀鋸而左右譖愬者神爲之寒神寒則氣 束氣束則心回因而借我生以前之左右譖愬止我生以後之左右譖 愬者爲有精心代俎豆而左右汲引者理爲之實理實則情鈞情鈞則 機活因而借我生以前之左右汲引開我生以後之左右汲引者焉此 人心所以不死也天道如秤人心如鏡不能倒其面謨其正人心如響 天道如杖凡厥讒鬩則懲其在諸曰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今謂雷電不足爲震日星不足爲明鼎鐘不足爲貴粟帛不足爲恆則至愚亟妄者亦色然駭焉夫我之所謂特天之所謂雷電日星也人之所謂鐘鼎粟帛也其孰能非之而孰能無之是故可以是可以非者不爲道可以有可以無者不爲人旣是之則智愚纖巨中外久近不得更非之者道之大旣有之則君臣親戚兆民庶物不得更無之者

人之尊其或非之不旋踵而更是之或更非之至於究竟而不能毋是之者道之妙其或無之不旋踵而更有之或更無之至於究竟而不能毋有之者人之與于思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允若茲其孰能非之而孰能無之是故天發生殺地量過擁爾之低卬我之體用以言乎體之不枝也萬亡樹管蔡而踣周公之理萬亡樹三桓少正楊墨儀衍而踣騶魯之理萬亡樹公孫宏而踣董仲舒之理萬亡樹皇甫鎛李逢吉而踣韓愈之理萬亡樹王安石蔡京而踣二程氏司馬光之理樹韓侂冑而踣朱熹之理萬亡樹江彬張忠許泰而踣王守仁之理以言乎用之不梗也萬亡遑共工驩兜而窒舉夔稷契之理萬亡遑趙梁雷開而窒伊尹西伯之理萬亡遑豎刁易牙開方而窒管仲之理萬亡遑魏延而窒諸葛亮之理萬亡遑魚朝恩而窒郭子儀之理萬亡

逞秦檜而窒岳飛之理萬亡逞徐有貞而窒于謙逞王化貞而窒熊廷弼之理是故君子唯理道之從而已矣理道可以止情故可以平氣炎雖其情故然矣而理道不然也君子不從情故而從理道雖其氣炎然矣而理道不然也君子不從氣炎而從理道且積情故生蠹蝕積蠹蝕生敗壞君子不從蠹蝕敗壞而從理道積氣炎生淩獵積淩獵生焦爛君子不從淩獵焦爛而從理道是故君子從理道則凡樹其所不可樹踣其所不可踣逞其所不可逞窒其所不可窒者舉不足以操是非有無之德也斷斷然矣詩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是故凡左右侍從者即毋愛人材亦當愛國家凡有國有家者即毋能捐左右侍從亦當愛拔類出萃之材凡愛國家者即毋能自爲功亦當推賢讓能備其不逮凡愛拔類出萃之材者即毋能如弟子之事其先生亦嘗破今日之資格以蘇其亟芟庸人之議論以成其特孟子曰爲巨

室則必值工師求大木是故君子毋以小具擇大具毋以半材僨過材毋以一杯吸九河毋以寸指量八垓毋以濤波投潟流毋以甲是移乙非毋以茎蕙夾艾蕭毋以瓦缶作鳴雷毋愚議俊毋頑賊廉毋羊從虎毋黿伏蚺毋膚校奇毋曲橈直毋唾千鈞寶汝蟬翼

何特下

浮邱子曰今天下蓋有倜儻非常之材焉是河嶽英靈之氣所結而生也是詩禮教厲之膠所遞而存也是薦紳士族不可少之模楷也是社稷蒼生不可斷之性命也是撣皇帝王霸道德功力而準繩在心者也是賅天地民物體用本末而謀猷在世者也是智足以研求而勇足以通往者也是文足以昌明而武足以擊斷者也是出治不窮之具也是撥亂反正之需也夫是之謂特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之所謂豪傑豈非我之所謂特乎且

夫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特猶龍也其孰知之而孰詳之是故特則特矣然而踔乎世詟乎俗憤乎心憯乎氣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和撫短之敏乎事及乎時果乎力直乎體於是名公巨人以不暇豫短之捷乎思明乎辨備乎理辭乎物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僩嘿短之杖乎義赴乎分樹乎己先乎衆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孫讓短之詢以言必有難試以事必有實逮以躬必有恥涉以世必有戒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妥貼短之崇以私必有攻護以偏必有抹匿以微必有觸浸以漸必有障於是名公巨人以不圓活短之非其想勿以搆非其程勿以趨非其理勿以索非其命勿以反於是名公巨人以不機變短之非其人勿以同非其道勿以商非其儀勿以舉非其法勿以取於是名公巨人以不時宜短之既樹天則抑人既準古則裁今既重內則輕外既主此則奴彼於是名公巨人以

不規摹短之竊闇也毋自章竊囂也毋自易竊矜也毋自多竊瘠也毋自肥於是名公巨人以不福澤短之孟子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之所謂鄉原豈非我之所謂名公巨人乎悲夫鄉原師李耳者也胡廣馮道師鄉原者也我之所謂名公巨人師胡廣馮道者也李耳和其光同其塵鄉原得之是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故曰鄉原師李耳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胡廣得之是以身坐阿附而俾漢人以為中庸馮道得之是以斲壞禮義廉恥而俾五代以為孔子故曰胡廣馮道師鄉原推廣之所以胥中庸道之所以胥孔子則亦和煦則亦假豫則亦簡嘿則亦孫讓則亦妥帖則亦圓活則亦機變則亦時宜則亦規摹則亦福澤推名公巨人之所以短特由其少所見多所怪者倜儻非常之材乃其揣摩則熟之又熟比儗則工之又工者廣而已矣道而已矣故曰名公巨人師胡廣馮道且夫馬鳴

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從其類也種枳則不得復爲橘種艾則不得復爲蘭從其性也是故天地無終極而鄒原而名公巨人者有代興鄒原有代興而天地之充塞無已時則豈不自廣道而旁推之爾乃晏嬰相齊以儉曹參相漢以清靜揆其本末則固師李耳友鄒原而時或不離於豪傑之意者乎然而演鄒原之脈落爲名公巨人之楷模自晏嬰參始嬰參之甚而爲公孫宏宏之甚而爲田千秋千秋之甚而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是則純乎媚世工乎亂德而豪傑之心理骨相索然以盡豈非背伐其枝而今更掘其根乎嗟夫兩漢之與道雜黃老人習和同嶽嶽者枯腧腧者豐是故味道如董仲舒骨鯁如汲黯文華如賈誼劉向名節如郭泰李膺曾不得享厚福而奏偉績或乃出死力以傾陷之豈非不鄒原之故而人皆其異已乎自漢已降靡靡波流以至於魏晉六朝所謂名材碩德既無一二之存所謂媚世亂德則更僕悉數而不

能終焉爾乃楊彪就秩於曹氏王導鈞譽於江左崔光取容於跖拔謝朏屑屑於齊梁何其恥也至若唐宋之興名材碩德甲於魏晉然而松柏之下女蘿傅焉衆賢畢集鄉原伏焉房杜姚宋不鄉原者也是以戡亂致治爾乃蘇味道者以摸稜刺盧懷慎者以伴食此豈房杜姚宋之倫比乎韓范富歐不鄉原者也是以獻可替否爾乃刺張士遜者以和鼓刺王珪者以三旨此豈韓范富歐之倫比乎自宋已降名材碩德盛於有明是故太祖功臣二十一仁宣致治以三楊超然萬夫之特也然而魏莫魏於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誚是亦鄉原之媚世者而已矣是亦鄉原之亂德者而已矣且夫爲天下之大亂者則必爲天下之大利者矣爲天下之大利者則必爲天下之大似者矣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紫恐其奪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是故孔子之

恐其亂也以其似而後世之且信其不亂也 以其利昬利乎爾則爲不臣之利則爲不君之利梁冀不臣也而利有道則固不自梁冀而旁推之凡與不成臣節者處皆鄒原也是故蔡義覩如老婦行步從僕此霍光所以孳其邪謀也孔光名儒持祿保位此王莽所以老其賊討也牛仙客與時浮沈陳希烈爲人左右此李林甫所以肆其陰譎也裴冕老病易制關播暗畏不言此元載盧杞所以厚其貪橫也何執中睦睦無所建明此蔡京所以騁其兇謟也王次翁工桑媚無幾微忤人此秦檜所以堅其繆譔也李東陽頫首而已此劉瑾所以資其濁亂也魏廣微懼而自明此忠賢所以啟其闕竊也故曰鄒原爲不臣之利也五代不君也而利有道則固不自五代而旁推之凡與不成君德者處皆鄒原也是故李斯分王過此秦皇所以倡其無道也公孫宏順上旨此漢武所以蓄其多欲也陳羣譽殿下肯頷拜晉王此曹馬所以售其篡竊也

褚淵惜身保妻子此蕭道成所以快其篡代也李勣阿立昭儀爲后此武曌所以濟其傾城也范質王溥慨帝英睿勿事請具劄子此太祖所以廢其坐論也王旦傳會天書稱大醴使此眞宗所以夸其淫祀也解縉黃淮不念舊君鋪陳文學從容密勿此燕王棣所以文其逆舉也故曰鄉原爲不君之利也且夫宗廟社稷子孫黎民之所謂不利而以爲利天地山川草木鳥獸之所謂不利而以爲利天下聰察高材貲計熱籌之所謂不利而以爲利天下激卬壯士椎心泣血之所謂不利而以爲利是何故也利其毋橈我權毋嫿我奸毋歒我汙毋非我非云爾利其心乎和煦毋箴我狂心乎暇豫毋斸我提心乎儒懦毋黨我辨心乎孫讓毋涉我衛心乎妥帖毋犯我險心乎圖沽毋中我嫌心乎機變毋拒我計心乎時宜毋振我習心乎規摹毋賈我禍心乎福澤毋忘我德云爾語曰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是故君不堯舜願得鄉原爲使

臣不皋夔顧得鄉原爲儕堯舜不鄉原不堯舜者此鄉原之逼迫皋夔不鄉原不皋夔者此鄉原之曲意盲於睹者捨鄉原而益其目聾於聽者捨鄉原而逆其耳此不堯舜者之沈溺前乎我者援鄉原以固其交後乎我者援鄉原以長其譽此不皋夔者之秘訣不鄉原不可爲使於是願爲其使者一風其衆衆風其萬伏草莽則以鄉原爲學登王庭則以鄉原爲政此不堯舜者之所以毒官材不鄉原不可爲儕於是願爲其儕者父詔其子師詔其弟捧俎豆則以鄉原爲尊言衣冠則以鄉原爲上此不皋夔者之所以賊人倫不君唯恐不得鄉原鄉原彌恐不得不君於是度其爲不君也而不君之度其稍不爲不君也俾其包羞蒙悔而亦不君之苟非不君則不能借彼垢膩便我私圖借彼惛愚匿我拙濫此不堯舜而得鄉原爲使者之所以必遏蜜蝕不臣唯恐不得鄉原鄉原彌恐不得不臣於是度其爲不臣也而不臣之度其稍不爲不

臣也俾其庸獨獨尊而亦不臣之苟非不臣則不能借彼氣炎分我末光借彼肥甘資我餘潤此不畀羨而得鄭原爲儕者之所以必坐見裂且夫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於乎廣道即可師也其惟改其不善以從善乎是故廣之時不爲廣者則有若李固杜喬其人匪唯弗以爲中庸也又視之如糞土此非夫有特操者而能若是乎道既殁能貶道者則有若歐陽修司馬光其人匪唯弗以爲孔子也又貶爲亂臣賊子之尤此非夫有特識者而能若是乎甯學固喬之不爲廣以折名公巨人之爲廣者毋俾名公巨人廣而盈廷皆廣毋俾盈廷皆廣而不獲嘉言讜論之益此非夫有特濟者而能若是乎甯學歐陽司馬之貶道以折名公巨人之與道同歸者毋俾名公巨人道而盈廷皆道毋俾盈廷皆道而不成杖節死難之忠此非夫有特患者而能

若是乎有特操之謂定有特識之謂高有特濟之謂裕有特思之謂深唯遷妒定唯下妒高唯儉妒裕唯淺妒深是故特者名公巨人之蕀刺也唯定醫遷唯高醫下唯裕醫儉唯深醫淺是故特者名公巨人之藥石也悲夫名公巨人人物之權衡而風氣之總也名公巨人謂特曰此吾蕀刺也而當宁以名公巨人爲耳目則亦曰此吾蕀刺也羣論以名公巨人爲意指則亦曰此吾蕀刺也此爲道疑而國將踣之兆名公巨人謂特曰此吾藥石也而當宁以名公巨人爲耳目則亦曰此吾藥石也羣論以名公巨人爲意指則亦曰此吾藥石也此爲道信而國將理之兆悲夫特固無求於名公巨人而天下萬代固有求於特也名公巨人自謂特曰此吾蕀刺也而天下之體道者不謂然而萬代之攷道者不謂然此爲道疑而可以復信之柄名公巨人即終不謂特曰此吾藥石也而天下之體道者必謂然而萬代之攷道者必謂然此爲道信而

可以不移之柄且夫天下之能移人亡若名公巨人者矣譬之風沙乎風沙之所怖覆能使白日移爲昏黑名公巨人之所好尙能使君子移爲小人爾乃誠體道識攷道者則必不在名公巨人操縱轉移之內是何也其所謂和煦我之所謂卑身賤體說色微辭以順從人者也其所謂暇豫我之所謂婾讓亡淵行能亡算者也其所謂簡嘿我之所謂庸受而自悟拙囁而自晦者也其所謂孫議我之所謂志不帥氣筋駭肉緩而不前者也其所謂妥帖我之所謂外示檢括內包垢亂而旹議不入爽猶自得者也其所謂圓活我之所謂左縈右折丈夫而象婦寺之態者也其所謂機變我之所謂瓜鼠憑𪗋鬼魅作幻者也其所謂時宜我之所謂賚行亡理周容爲度者也其所謂規摹我之所謂名實亡所副文貿亡所底者也其所謂福澤我之所謂圭組盈而綱紀衰妻孥恬而民物顚者也詩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於乎名

公巨人乎毋俾天下萬代之人爲哲而獨爲愚乎毋我麻剃而我柔石圖其有瘳乎毋杖鄭原而杖秦檜道其異乎

三疾

浮邱子曰三疾曷謂也一曰驕二曰妒三曰阿以其賢也而驕孰與以其心也而驕乎以其才也而妒孰與以其庸也而妒乎以其邪也而阿孰與以其似也而阿乎以險驕驕之常以心驕驕之變以才妒妒之常以庸妒妒之變以邪阿阿之常以似阿阿之變常變之局古今之運也於乎多門之室始乎風暨乎隙穨無主之器始乎垢暨乎蠹蝕江河俞下則波瀾俞疏山谷俞穢則鬼怪俞工是乃君子之所以瞿然失次喟然太息也與我閱在昔有操干戈以謀倍畔有積氣燄以生闖竊有樹奸宄以成爪牙有大刻轢以殘血脈有設計議以傾事會有侈屏藩以伐根本有縱親戚以亂天常有恣宦寺以撓國勢所謂操干戈以謀倍

畔者蚩尤則戰於涿鹿鄭伯則戰於繻葛是也所謂積氣醱以生闚竊者曹操則心輕漢室桓溫則心輕晉室是也所謂樹奸宄以成爪牙者于辛則為桀之暴臣蜚廉則為紂之暴臣是也所謂大刻轢以發血脈者秦人好殺則商鞅導之漢吏深文則鼂錯導之是也所謂設計議以傾事會者章惇蔡京則以紹述當國張璁桂萼則以議禮驟貴是也所謂侵孱藩以伐根本者齊晉坐大則周政所以下移吳楚倡亂則漢祚幾於中傾是也所謂縱親戚以亂天常者於漢則有若五侯於晉則有若三楊是也所謂恣宦寺以橈國本者於唐則有若北司於明則有若東廠是也其驕也厭見其驕也已其醱也厭肆其醱也已爾乃以心驕則畀於此焉其驕維何則匿之於其所不攻匿之於其所不攻則堅之於其所不破堅之於其所不破則奸之於其所不情其驕維何則顧之於其所不共顧之於其所不共則陰之於其所不然陰之於其所不然

則戚之於其所不敢其驕雜何則處之於其所不稱處之於其所不稱
則増之於其所不僅増之於其所不僅則偷之於其所不差其驕雜何
則倖之於其所不常倖之於其所不常則捷之於其所不意捷之於其
所不意則跨之於其所不如其驕雜何則封之於其所不知封之於其
所不知則臨之於其所不進臨之於其所不進則拘之於其所不尊其
驕雜何則溺之於其所不堪溺之於其所不堪則殯之於其所不舉殯
之於其所不舉則藐之於其所不蔑其驕雜何則讒之於其所不悅讒
之於其所不悅則掩之於其所不備掩之於其所不備則闕之於其所
不勝其驕雜何則譏之於其所不爭譏之於其所不爭則履之於其所
不償願之於其所不償則享之於其所不休其驕也衆無由名其驕也
已其心也衆無由誅其心也已此則驕之局變矣我聞在昔有以小人
桀雄而敵君子有以大夫賢智而閻聖人有以交際參差而生樣模有

以徒黨紛員而立門戶有以記憶細故而涉危機有以偷回坐觀而傷公道有以能相等勤而滋其不然有以兩相形偪而亡能並處所謂小人雖衆而敵若子者鄧析則驟送難辭少正卯則反是獨立是也所謂大夫賢智而欺聖人者晏嬰則沮尼谿之封臧文仲則竊柳下之位是也所謂交際參差而生榛梗者周瑜年少則爲程普所陵王旦老成則爲寇準所短是也所謂徒黨紛員而立門戶者牛李之黨則排斥公行於朝廷蘇程之隙則辨難搆始於文學是也所謂記憶細故而涉危機者廉頗廷辱相如不自忘其戰功賈復謀殺寇恂不自斂其部將是也所謂偷回坐視而傷公道者魏相不爲趙廣漢解免廣漢死而相損王導不爲周伯仁解免伯仁死而導損是也所謂能相等勤而滋其不然者張儀於蘇秦則暴其短李斯於韓非則害其能桓溫於王猛則著其猜曹操於孔融則生其忌是也所謂兩相形偪而亡能並處者公孫宏

畵而訐不得不擠董仲舒絳灌武臣而戇不得不擠賈誼張湯智而詐不得不擠汲黯張說文而佞不得不擠姚崇王安石經術而固不得不擯司馬光張居正勇而剛不得不擠高拱是也其妒也衆知其妒也已其才也衆惜其才也已爾乃以庸妒則異於此焉其妒維何則姿性一高一下姿性一高一下則文采一爛一妍文采一爛一妍則爛妒妍爛妒妍則妍以裂而爛以焚其妒維何則血性一寒一熱血性一寒一熱則朋儕一虛一盈朋儕一虛一盈則虛妒盈虛妒盈則盈以匱而虛以夸其妒維何則計畫一奇一平計畫一奇一平則趣事一遲一速趣事一遲一速則遲妒速遲妒速則速以對而遲以張其妒維何則齒頰一利一頓齒頰一利一頓則抗論一短一長抗論一短一長則短妒長短妒長則長以賊而短以橫其妒維何則操履一約一放操履一約一放則行已一淫一貞行已一淫一貞則淫妒貞淫妒貞則貞以枉而淫以

譯其妒雜何則聲聞一芳一臭聲聞一芳一臭則治物一極一過治物一極一過則極妒過極妒過則過以罪而極以全其妒雜何則道德一炯一盲道德一炯一盲則捫心一人一天捫心一人一天則人妒天人妒天則天以箠而人以行其妒雜何則事業一完一苟事業一完一苟則風世一妖一人風世一妖一人則妖妒人妖妒人則人以紲而妖以聳其妒也衆無由名其妒也已其庸也衆無由棄其庸也已此則妒之變局矣我聞在昔有工蠱惑以長欲尤有貪榮利以叢怨毒有甘佞諛以悅聽睹有習柔輭以來禍殃有庸寵倖以成嫉弄有結權貴以資進取所謂工蠱惑以長欲尤者趙梁阿於桀費中阿於紂是也所謂貪榮利以叢怨毒者榮公阿於厲石父阿於幽是也所謂甘佞諛以悅聽睹者周青臣阿於秦祝欽明阿於唐是也所謂習柔輭以來禍殃者宰嚭阿於吳王衍阿於晉虞世基阿於隋周延儒阿於明是也所謂庸寵幸

詳而處非其據自謂能之人心風俗污隆得喪不詳而徵於所見姑與安之是謂陋不度而自明多端而寡要道聽而塗說一趣而百倣習於耳而愚於目捷於影而滯於實大力者吾畏之則奉其愛憎以爲品題私心者吾媚之則據其是非以爲風教紛云者吾狃之則隨其作止以爲事宜便利者吾羨之則觀其疾徐以爲機妙貌親理歧而不知求口腐實喪而不知止操其勝算而不知非傳爲秘訣而不知恥是謂剽外和而內塞情甘而義遲包羞而致飾蓄疑而好發短於學而詳於計泥於物而規於時分人以財則多與少取有難色予人以名則欲揚故抑有微詞假人以行則故前故卻有偕步告人以言則若吐若茹有遁辭匪不忠厚而所闕損實多與爲委蛇而所寡決實多恩誼不足固結賢豪而爲世所輕實多力量不足扶舉道義而與惡同歸實多是謂格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悲夫習必有其所由萌必有其所由極必有其

所由更君不好直則卿大夫士庶人好滑君不好勞則卿大夫士庶人好伉君不好古則卿大夫士庶人好陋君不好誠則卿大夫士庶人好剽君不好廣則卿大夫士庶人好悖此其爲五習之所由萌乎充滑之盡必責君國以衛身家充伉之盡必貪天地以苟性命充陋之盡必毀冠履以賊倫物充剽之盡必結朋比以橈氣數充悖之盡必據窟宅以犯不韙此其爲五習之所由極乎何以醫滑孅之忠孝節廉以實其衷何以醫伉孅之天地民物以實其事何以醫陋孅之經傳史冊以實其學何以醫剽孅之老成典刑以實其規何以醫悖孅之慷慨倜儻以實其義此其爲五習之所由更乎傳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言習不可以不更也是故春秋之士習於雜霸仲尼更之七國之士習於游說子輿更之漢士習於諂諛汲黯更之晉士習於放誕卞壼更之乎何人乎生斯世也爲斯民也望仲尼子輿而不得見則庶乎汲黯卞壼之

亞乎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予乎予乎苟禮義之不愆則庶乎取千萬人之積習而磨洗之乎苟發憤而不知老則庶乎取數百年之積習而薰蒸變化之乎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予未之逮也其有志乎

仕解上

浮邱子曰蓋仕之道爲主爾爲民爾爲物爾主弗聖哲仕之恥民弗仁壽仕之恥物弗豐殖仕之恥主無學則弗聖哲民無運則弗仁壽物無根則弗封殖責之以阿偏則主無學操之以慘礉則民無運庶之以頑顇則物無根骨氣委薄則責之以阿偏性始牿亡則操之以慘礉事勢駑緩則庶之以頑顇弗執於正則骨氣委薄弗得其養則性始牿亡弗自任以重則事勢駑緩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是不以懲非其人而尸素無其具而枝吾者乎蓋仕之道貴靜貴持貴和貴裕貴勤貴特靜生於度持

生於守和生於情裕生於才勤生於志特生於氣度生於威儀守生於風節情生於肝膽才生於識見志生於精神氣生於道義威儀生於則天象地風節生於清心寡慾肝膽生於懷誠秉忠識見生於明倫察物精神生於盤根錯節道義生於扶世翼教故曰不則天象地則怠勝敬不清心寡慾則私勝公不懷誠秉忠則名勝實不明倫察物則今勝古不盤根錯節則槃勝常不扶世翼教則羣勝獨毋怠勝敬然后其仕也祇祇焉毋私勝公然后其仕也愷愷焉毋名勝實然后其仕也丕丕焉毋今勝古然后其仕也秩秩焉毋槃勝常然后其仕也綽綽焉毋羣勝獨然后其仕也肅肅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書曰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是不以喜人與位稱材與道濟者乎蓋仕之道毋取翩翩翾翾毋取膜膜矇矇毋取懕懕嬮嬮毋取瞿瞿休休毋取睮睮毋取緝緝毋取覷覷毋取硜硜毋取趯趯毋取

顒顒毋取睢睢盱盱毋取疾疾訾訾毋取嶢嶢嗷嗷毋取狂狂伋伋毋取皋皋琄琄毋取悻悻咬咬毋取彫彫毋取憒憒毋取佻佻毋取傑傑翩翩翾翾者媚於態而賊於心者也膜膜臁臁者富於體而貧於理者也懸懸媞媞者柔橈而不可與邁往者也瞿瞿休休者孅嗇而不可與周挾者也蹁蹁者詬人以釣其悅者也緝緝者詠人以擠其危者也睍睍者舉其小以自命者也硜硜者執其必以自信者也趯趯者不能後人而捷之者也顒顒者不能平物而鬭之者也睢睢盱盱者積跋扈而生敢者也疾疾訾訾者彎禮法而思逞者也嶢嶢嗷嗷者暴行越智以賈名號者也狂狂伋伋者操黠弄詐以生羽毛者也皋皋琄琄者素食而忘其不稱者也悻悻咬咬者吞利而恐其不盡者也彫彫者皆其瑕以賈其瑜者也憒憒者甘其愚以塞其過者也佻佻者朝爲東而暮又西者也傑傑者少不力而老無及者也媚於態而賊於心者反側者也

富於體而貧於理者剽浮者也柔橈而不可與邁往者慢阤者也孅嗇而不可與周挾者苛簡者也語人以鈎其悅者姤戚者也詠人以擠其危者酖毒者也畢其小以自命者弱植者也執其必以自信者拘墟者也不能後人而提之者鋒挾者也不能平物而鬭之者圖奪者也積跋扈而生敢者不道者也譬禮法而思逞者無俚者也暴行越智以賣名號者蟬噪者也操黠弄詐以生羽毛者蟻援者也素食而忘其不稱者蚕負者也吞利而恐其不盡者狼貪者也匿其瑕以賈其瑜者粉飾者也甘其愚以塞其通者朒縮者也朝爲東而暮又西者狡猾者也少不力而老無及者罷敝者也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又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是不以破羣行羣止思洗其積而作其新蘇其辭憂而悟其可者乎蓋仕之道賞詩書以惇之禮樂以馴之吏策以備之伎藝以給之其猶未也則孝弟和順以

先之忠信廉絜以維之通洞條達以照之中正比宜以齊之寬博碩大以張之頗固愼完以永之其猶有疑難也則錯綜仁義以布之婞抗剛柔以調之左宜右有以補之千變萬抮以兢之不能千變萬抮奚不偕不能左宜右有奚不滿不能婞抗剛柔奚不膚不能錯綜仁義奚不福不能頗固愼完奚不豫不能寬博碩大奚不卷不能中正比宜奚不猶不能通洞條達奚不極不能忠信廉絜奚不蔵不能孝弟和順奚不枝不能伎藝奚不短不能史策奚不忘不能禮樂奚不駁不能詩書奚不綴非工師而施繩墨我知其必顛倒也非良醫而治疾病我知其必眞人於死也與盲測鏡誰媸誰妍與聾理琹厥妙難傳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春秋傳曰僑聞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是不以戒千祿而不聞道責名聲於世而不修己者乎蓋仕之道自鏡貴早自律貴慢自信貴必自受貴宏自鏡早則毋測不可知自律慢則毋徇

不可為自信必則毋憚不可及自受宏則毋怍不可當毋測不可知故乘理照物而不為勞毋侚不可為故樹天抑人而不為激毋憚不可及故適心違圖而不為廓毋怍不可當故深情碩畫而不為駭兩大可參四時可信也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皋夔可師伊周可友也筦晏可謫儀秦可誅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是不以信大聖大賢之體用本末非猶夫小材小桀之苟且補苴者乎蓋仕之道氣欲清類欲簡門欲壹竇欲塞清其氣則無溷生簡其類則無狎至壹其門則無冗設塞其竇則無詭使是故相馬不孫陽惡知其為駑為驥也審聲不師曠惡知其為正為變也無翼而飛者蟲之孽不可以為光采也無根而榮者木之妖不可以為棟梁也是故仕出於一塗者其人理其人理則其政理其政理則其國理仕出於二塗者其人歧其人歧

則其政歧其政歧則其國歧仕出於三塗者其人龐其人龐則其政龐其政龐則其國龐仕出於四五塗者其人亂其人亂則其政亂其政亂則其國亂詩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是不以議紛紛云云之不可為理而狀侁侁之可恥者乎蓋仕之道材在人遇在天鑑在輔樞在主天之遇不中人之材其偉乎天之遇中人之材偉然而輔執鑑能盡達於主乎主執樞能盡拔於羣乎輔執鑑達於主主執樞拔於羣然而能專意勵精於天人之所注視者乎能勿雞鶴並棲乎能勿玉石紛糅乎能勿牽掣以伸賢俊之必然乎能勿積歲月浸漸之力而羣無知者駕而加諸峩冠博帶之上乎能剖乎能斷乎能敺除乎能薅薙之乎能剷其株而掘其根乎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是不以責君子操縱世柄責用直道扶其元氣而進止人材貴不差之豪釐謬以千里者乎

仕解下

浮邱子曰師儒之事通乎君國者有範而仕者也師儒不關君國者無範而仕者也居恒之事通乎時會者有具而仕者也居恒不關時會者無具而仕者也昔孔子之門大都王佐之器與奔奏後先之材孟子之門大都興聞王霸德力之辨王通之門多將相陰陽修之門多文章節義之士是謂師儒之事通乎君國是謂有範而仕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有範也夫昔伊尹起於有莘之野以堯舜其君其民為志卒能相湯伐夏格於皇天管仲脫堂阜之囚以藩屏周室富強齊國為志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葛亮隆中對亡過數十言而漢用之於是跨荊益而成霸業王朴上平邊策亡過數百言而

周及宋炎第用之於是卷吳蜀而降幽幷晃諸君恒之事通乎時會是
謂有具而仕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有具也夫
循乃其爲韋布也養之兒童稚齒以長其驕東之鄉師村學尺言寸行
以北其宗習之聲韻排偶四對八比以溺其好屏之經史百家以塞其
通逃之有道君子以匿其執釣之主司以獻其工貪之富貴利達以放
其欲伺之公卿門實四顧無人以悄其行結之五聲六友以張其睒滔
之詭謬倡之謳詠以亂其稱穢之街談巷議以增其陋索之媟詞俳語
一切非聖之書以汩其靈及乎其通朝籍也臨之君長以懸其分聚之
賢友以迷其方推之文案迫之期會以苦其志試之奸吏猾胥以覘其
勞籠之高爵厚糈以生其羨餌之金玉錦繡輿馬婢妾以破其防導之
東塗西抹左遷右就以多其計習之柔聲輭態如脂如韋以佞其情標
之魁梧奇偉垂紳委佩以戴其福守之委瑣握齱以賤其名飾之老成

揣慗以著其貌營之汙垢雜蔑以實其腐根之不通上下古今以弱其植驊之師心自用惡直醜正以饜其狂擾之匪人以助其非播之中外訕笑以持其短長是謂師儒不關君國是謂無範而仕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無範也夫爾乃其為韋布也偷之天地以苟其寄儋之民物以坐視其窮觀之陰陽寒暑日星雷雹以眩其候莫之聖狂賢否治忽安危以外其情吐之酸寒以磨其氣處之湫隘庳下以側其躬樂之妻孥童僕以忘其佗傺之里氓市卒顛倒扶掖以悅其從縱之博弈飲酒以荒其業納之衣冠媟褻以靡其風奄之歲月以成其習叩之文經武緯了無所有以病其空及乎其適朝籍也奏之薄伎細故以塞其職振之大體以晦其光操之月前以圖其倣匱之數十百年之後以致其傷寬之思慮以適其性積之頹綱漏網以廢其能諛之大平以繫其渫諱之水旱流賊以緩其懲甘之醉飽以肥其私慘之鰥寡孤獨廢疾

無告以棄其闒茸之底裏以知其薄重之粉飾功舉以文其訾困之左支右吾以長其驕橈之朝然暮疑罔知所措以損其權倒之是非好執刑賞予奪以厚其咎亟之天怒人怨衆叛親離以暴白其不然是謂居恒不關時會是謂無具而仕書曰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具也夫悲夫身爲師儒而不敢以君國之事委之或委之而師儒動輒掣肘無能爲之則終於不委之此師儒之恥也不以君國之事委師儒則且委不師儒者鼓天下而從之既委不師儒者鼓天下而從之則且橫出其論斷訾師儒之無人雖其忠純豁達者亦訾之而信不師儒者之大有人雖其愚侻巧穢者亦信之此君國之恥也身爲居恒偃息之身不爲時會輕重緩亟之身俾造物可以生之可以死之大廷可以有之可以無之者此居恒之恥也身不爲時會輕重緩亟之身而反爲時會枝離膠葛不耐瞻卬之身衆欲死之而故生之則以爲造物之元氣往而患氣復

衆欲無之而故有之則以爲大廷之君子消而小人長者此時會之恥也且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然則如之何其樹人也曰莫若礪教學稽名實天下之政出於材材出於有學者有學者出於教教出於尊道德道德尊然后古意入古意入然后能琢磨能琢磨然后人材特人材特然后舉禮樂治兵刑舉禮樂治兵刑然后國本固而不可拔是故道德非迂闊之事也直國本也爾乃勿用道德之本教天下爾乃用文藝之末教天下而一章句之妥爾乃以爲傳心之訣一鏤辭結采之工爾乃以爲濟時之需是庸足以鼓鑄名材矣乎天下之福出於功功出於有名者有名者出於實實出於蓄積蓄積蓄然后自任重自任重然后能幹濟能幹濟然后羣望歸羣望歸然后被潤澤大豐美被潤澤大豐美然后國脈旺而不可弛是故蓄積非一身一家之事也直國脈也爾乃於素所蓄積則闕焉不講爾乃於緊

厥考前則驩然可以爲國家倚杖之人而一廉夫之譽爾乃以爲國之公論一私人辛子之援爾乃以爲古之直道是庸足以因其名而覈其實矣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是故三代上之選士命官得君柄政皆自其道德蓄積而來三代下之選士命官得君柄政自於道德蓄積而不可瑕疵者鮮矣自周已降內聖外王之旨微於是鼓其邪說詖行以壽天下自漢已降聖經賢傳之體闕於是獵其一知半解以小天下自魏晉已降禮法弛而名教廢於是人心放誕弗章厥常自隋唐已降德行薄而詞賦工於是士氣浮動難與有成自宋元明已降道學紲而權奸橫於是朝局紛云莫知其紀至於今也歧官常與躬修而二之又歧躬修與文藝而二之又歧古之文藝與今之文藝而二之又歧出於文藝之末者與茲無能出於文藝之末者而二之於是人物衰少不可復振且夫不振者乃其不可以不振者也於何振

之曰士之克自樹立平居不肯墮落風氣之中者能振之草廬而有天地萬物之槩登王庭而有頡頏上下於禹皐伊傅之志者能振之明師益友之力相與發揮聖經賢傳毛張內聖外王者能振之破記誦詞藻而揮大本破苟且補苴而覈實事者能振之賢大夫之聰明正直柄進退高下而公其道古其心者能振之接九州之士而不皮相居百僚之長而不汗顏者能振之大君齊莊中正爾雅深厚詠歌先王之風以風天下者能振之毋有我之見而僇天下人材於邊幅之中毋有人之見而戕天下人材於機械之中者能振之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不主道德而思鼓鑄名材猶擇瘠土而養禾也[illegible][illegible]舍琢玉而求文采也猶菁錯刀而以代干將之用也不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而恃杖之人猶壓枉而鼓[illegible]也猶持獲被焉襟使涉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猶[illegible][illegible]以支大廈之傾也